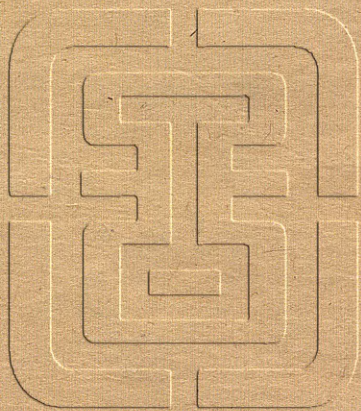


104
88

104
88

部-1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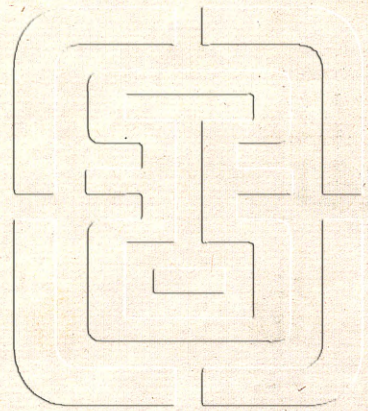


學古齋金石

叢書

曲園俞樾

署眉



亭林文集目錄

崑山顧炎武甯人著

卷之一

北嶽辨

革除辨

原姓

郡縣論九篇

錢糧論二篇

生員論三篇

會稽董氏臧版

亭林文集目錄

山隱居校本

卷之二

音學五書序

音學五書後序

初刻日知錄自序

左傳杜解補正序

營平二州史事序

金石文字記序

鈔書自序

西安府儒學碑目序

儀禮鄭注句讀序

廣宋遺民錄序

朱子斗詩序

程正夫詩序

萊州任氏族譜序

呂氏千字文序

勞山圖志序

卷之三

與友人論學書

與友人論易書二首

與友人論父在為母齊衰期書

與友人論服制書

與友人論門人書

與友人辭祝書

病起與薊門當事書

與李湖北書

與湯荆峴書

與葉訥菴書

與史館諸君書

與公肅甥書

又

答原一公肅兩甥書

與彥和甥書

與施愚山書

答汪茗文書

答俞右吉書

與戴楓仲書

與李星來書

答李紫瀾書

答曾庭聞書

復陳謫公書

卷之四

答李子德書

又

又

與潘次耕書

東林文集目錄

答次耕書

與次耕書

又

與李中孚書

又

答王山史書

與王山史書

與王仲復書

復張又南書

東林文集目錄

四山隱居校本

與三姪書

與李霖瞻書

與王虹友書

與周籀書書

與人書二十五首

卷之五

聖慈天慶宮記

裴村記

齊四王冢記

五臺山記

拽梯郎君祠記

復菴記

貞烈堂記

楊氏祠堂記

華陰王氏宗祠記

書孔廟兩廡位次考後

書廣韻後

讀宋史陳邁

五山隱居校本

五山隱居校本

汝州知州錢君行狀

吳同初行狀

書吳潘二子事

歙王君墓誌銘

山陽王君墓誌銘

富平李君墓誌銘

謁欖宮文四首

華陰縣朱子祠堂上梁文

卷之六 補遺

軍制論 以下四論乙酉歲作

形勢論

田功論

錢法論

子胥鞭平王之尸辨

讀隋書

天下郡國利病書序

肇域志序

下學指南序

吳才老韻補正序

書故總督兵部尚書孫公清屯疏後

廣師

與盧某書

答友人論學書

與友人辭往教書

規友人納妾書

答徐錫公肅書

與楊雪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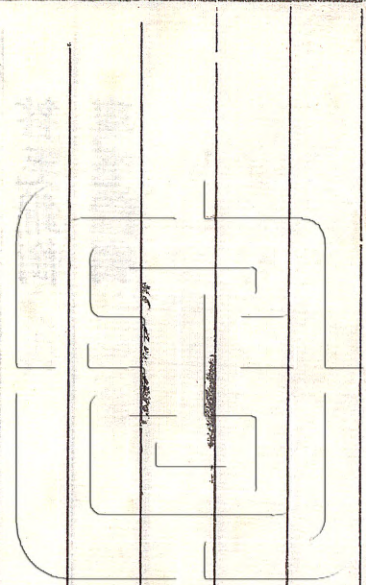
與戴耘野

與潘次耕

答毛錦銜

與毛錦銜

亭林文集目錄終



亭林文集卷之一

北嶽辨

古之帝王其立五嶽之祭不必皆於山之



瀆不必皆於其水之源也東嶽泰山於博中嶽秦室

於嵩高南嶽瀦山於瀦西嶽華山於華陰北嶽恆山

於上曲陽皆於其山下之邑然四嶽不疑而北嶽疑

之者恆山之縣分幾三百里而曲陽之邑於平地其

去山趾又一百四十里此馬文升所以有改祀之請

也河之入中國也自積石而祠之臨晉江出於岷山

而祠之江都濟出於王屋而祠之臨邑先王制禮因
地之宜而弗變也考之虞書十有一月朔巡狩至於
北嶽周禮并州其山鎮曰恆爾雅恆山爲北嶽注並
指爲上曲陽三代以上雖無其迹而史記云常山王
有罪遷天子封其弟於真定以續先王祀而以常山
爲郡然後五嶽皆在天子之邦漢書云常山之祠於
上曲陽應劭風俗通云廟在中山上曲陽縣後漢書
章帝元和三年春二月戊辰幸中山遣使者祠北嶽
於上曲陽郡國志中山國上曲陽故屬常山恆山在

西北則其來舊矣水經注乃謂此爲恆山下廟漢末
喪亂山道不通而祭之於此則不知班氏已先言之
乃孝宣之詔太常非漢末也魏書明元帝泰常四年
秋八月辛未東巡遣使祭恆嶽太武帝太延元年冬
十一月丙子幸鄴十二月癸卯遣使者以太牢祀北
嶽太平真君四年春正月庚午至中山二月丙子車
駕至於恆山之陽詔有司刊石勒銘十一年冬十一
月南征逕恆山祀以太牢文成帝和平元年春正月
幸中山過恆嶽禮其神而反明年南巡過石門遣使

者用玉璧牲牢禮恆嶽夫魏都平城在恆山之北而必南祭於曲陽遵古先之命祀而不變者猶之周都豐鎬漢都長安而稟祭於華山仍謂之西嶽也故吳寬以爲帝王之都邑無常而五嶽有定歷代之制改都而不改嶽太史公所謂秦稱帝都咸陽而五嶽四瀆皆并在東方者也隋書大業四年秋八月辛酉帝親祠恆嶽唐書定州曲陽縣元和十五年更恆嶽曰鎮嶽有嶽祠又言張嘉貞爲定州刺史於恆嶽廟中立頌予嘗親至其廟則嘉貞碑故在又有唐鄭子春

韋虛心李荃劉端碑文凡四范希朝李克用題名各一而碑陰及兩旁刻大厯貞元元和長慶寶曆太和開成會昌大中天祐年號某月某日祭初獻亞獻終獻某官姓名凡百數十行宋初廟爲契丹所焚淳化二年重建而唐之碑刻未嘗毀至宋之醮文碑記尤多不勝錄也自唐以上徵於史者如彼自唐以下得於碑者如此於是知北嶽之祭於上曲陽也自古然矣古之帝王望於山川不登其巔也望而祭之故五嶽之祠皆在山下而肆覲諸侯考正風俗是亦必於

大山之陽平易廣衍之地而不在險遠曠絕之區也
明甚且一歲之中巡狩四嶽南至湘中北至代北其
勢有所不能故爾雅諸書並以霍山爲南嶽而漢人
亦祭於瀆禹會諸侯於塗山塗山近瀆之地也水經
注曰上曲陽故城本嶽牧朝宿之邑也古者天子巡
狩常山歲十一月至於北嶽侯伯皆有湯沐邑以自
齋潔周衰巡狩禮廢邑郭仍存秦以立縣縣在山曲
之陽是曰曲陽有下故此爲上矣而文升乃謂宋失
雲中始祭恆山於此豈不謬哉五鎮惟醫無閭最遠

自唐於柳城郡東置祠遙禮而宋則附祭於北嶽之
祠然則宋人之遙祭者北鎮也非北嶽也世之儒者
唐宋之事且不能知也而況與言三代之初乎先是
倪岳爲禮部尙書已不從文升議而萬厯中沈鯉駁
大同撫臣胡來貢之請又申言之皆據經史之文而
未至其地予故先至曲陽後登渾源而書所見以告
後之人無惑乎俗書之所傳焉

馬文升疏曰虞書肇十有二州蓋每州表山之高
大者以爲鎮而恆山爲北嶽在今大同府渾源州
厯秦漢隋唐俱於山所致祭五代河北失據宋承
石晉割賂之後以白溝爲界遂祭恆山於眞定府
四山隱居校本

曲陽縣文之曰地有飛來石不經甚矣然宋都汴而真定爲其北邊是亦不得已權宜之道也迨我太祖高皇帝建都金陵視真定爲遠因循未嘗釐正文皇帝遷都北平真定反在都南當時禮官不能建明尚循舊陋禮官罪也夫周禮曰恆山爲并州鎮在正北一統志曰恆山在渾源州南二十里又渾源廟址猶存故老傳說的不虛乞行禮部再加詳考如臣言是行令山西并大同巡撫官員斟酌工費於渾源州恆山廟舊地增修如制以祀北嶽撰文勒石昭示將來渾源之說始於此自成化以前初無此語端肅似未曾見十七史者道聽塗說一至於此渾源之廟並無古迹不知作於何時如泰山華山之上亦各有宮而大廟俱在其下特曲陽相距稍遠而令制又分直隸山西二轄人遂因此疑之疏中所云故老傳說正足見其不出於史書而得諸野人之口後人知其不通乃更爲之說云舜北狩大雪止於曲陽有石飛來因而望祀不知此誰見之而誰傳之蓋又文升之蛇足也

革除辨

革除之說何自而起乎成祖以建文四年六月己巳卽皇帝位夫前代之君若此者皆卽其年改元矣不急於改元者本朝之家法也不容仍稱建文四年者歷代易君之常例也故七月壬午朔詔文一款一今年仍以洪武三十五年爲紀其改明年爲永樂元年並未嘗有革除字樣卽云革除亦革除七月以後之建文未嘗併六月以前及元二三年之建文而革除之也故建文有四年而不終洪武有三十五年而無

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年夫實錄之載此明矣自六月己巳以前書四年庚午以後特書洪武三十五年此當時據實而書者也第儒臣淺陋不能上窺聖心而嫌於載建文之號於成祖之錄於是矧一無號之元年以書之史使後之讀者彷徨焉不得其解而革除之說自此起矣夫建文無實錄因成祖之事不容闕此四年故有元年以下之紀使成祖果革建文爲洪武則於建文之元當書洪武三十二年矣又使不紀洪武而但革建文亦當如太祖實錄之例書己卯

矣今則元年二年三年四年書於成祖之錄者犁然也是以知其不革也既不革矣乃不冠建文之號於元年之上而但一見於洪武三十一年之中若有所辟而不敢正書此史臣之失而其他奏疏文移中所云洪武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年者則皆臣下奉行之過也且實錄中每書必稱建文君成祖卽位後與世子書亦稱建文君而後之人至目爲革除君夫建文不革於成祖而革於傳聞不革於詔書而革於臣下奉行者之文是不可以無辯或曰洪武有三十五

年矣無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年可乎考之於古後漢高祖之卽位也仍稱天福十二年其前則出帝之開運三年故天福有十二年而無九十十一年是則成祖之仍稱洪武豈不闡合者哉

原姓

男子稱氏女子稱姓氏一再傳而可變姓千萬年而不變最貴者國君國君無氏不稱氏稱國踐土之盟其載書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荀偃之稱齊環衛太子之稱鄭勝晉午是也次

則公子公子無氏不稱氏稱公子公子彊公子益師是也最下者庶人庶人無氏不稱氏稱名然則氏之所由興其在於卿大夫乎故曰諸侯之子爲公子公子之子爲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若諡若邑若官爲氏氏焉者類族也貴貴也考之於傳二百五十五年之間有男子而稱姓者乎無有也女子則稱姓古者男女異長在室也稱姓冠之以序叔隗季隗之類是也已嫁也於國君則稱姓冠之以國江芊息媯之類是也於大夫則稱姓冠以大夫之氏趙姬盧蒲姜

之類是也在彼國之人稱之或冠以所自出之國若
氏驪姬梁嬴之於晉顏懿姬驪聲姬之於齊是也既
卒也稱姓冠之以諡成風敬嬴之類是也亦有無諡
而仍其在室之稱仲子少姜之類是也范氏之先自
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
周爲唐杜氏士會之帑處秦者爲劉氏夫槩王奔楚
爲堂谿氏伍員屬其子於齊爲王孫氏智果別族於
太史爲輔氏故曰氏可變也孟孫氏小宗之別爲子
服氏爲南宮氏叔孫氏小宗之別爲叔仲氏季孫氏
之支子曰季公鳥季公亥季寤稱季不稱孫故曰貴
貴也魯昭公娶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崔武子欲
娶棠姜東郭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
不可夫崔之與東郭氏異昭公之與夷昧代遠然同
姓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也故曰姓不變也是故
氏焉者所以爲男別也姓焉者所以爲女坊也自秦
以後之人以氏爲姓以姓稱男而周制亡而族類亂
作原姓

郡縣論一

知封建之所以變而爲郡縣則知郡縣之敝而將復
變然則將復變而爲封建乎曰不能有聖人起寓封
建之意於郡縣之中而天下治矣蓋自漢以下之人
莫不謂秦以孤立而亡不知秦之亡不封建亡封建
亦亡而封建之廢固自周衰之日而不自於秦也封
建之廢非一日之故也雖聖人起亦將變而爲郡縣
方今郡縣之敝已極而無聖人出焉尙一一仍其故
事此民生之所以日貧中國之所以日弱而益趨於
亂也何則封建之失其專在下郡縣之失其專在上

古之聖人以公心待天下之人胙之土而分之國今
之君人者盡四海之內爲我郡縣猶不足也人人而
疑之事事而制之科條文簿日多於一日而又設之
監司設之督撫以爲如此守令不得以殘害其民矣
不知有司之官稟稟焉救過之不給以得代爲幸而
無肯爲其民興一日之利者民烏得而不窮國烏得
而不弱率此不變雖千百年而吾知其與亂同事日
甚一日者矣然則尊令長之秩而予之以生財治人
之權罷監司之任設世官之獎行辟屬之法所謂寓

亭林文集卷一
封建之意於郡縣之中而二千年以來之敝可以復振後之君苟欲厚民生強國勢則必用吾言矣

郡縣論二

其說曰改知縣爲五品官正其名曰縣令任是職者必用千里以內習其風土之人其初曰試令三年稱職爲真又三年稱職封父母又三年稱職璽書勞問又三年稱職進階益祿任之終身其老疾乞休者舉子若弟代不舉子若弟舉他人者聽既代去處其縣爲祭酒祿之終身所舉之人復爲試令三年稱職爲

真如上法每三四縣若五六縣爲郡郡設一太守太守守三年一代詔遣御史巡方一年一代其督撫司道悉罷令以下設一丞吏部選授丞任九年以上得補令丞以下曰簿曰尉曰博士曰驛丞曰司倉曰游徼曰嗇夫之屬備設之毋裁其人聽令自擇報名於吏部簿以下得用本邑人爲之令有得罪於民者小則流大則殺其稱職者旣家於縣則除其本籍夫使天下之爲縣令者不得遷又不得歸其身與縣終而子孫世世處焉不職者流貪以敗官者殺夫居則爲縣

宰去則爲流人賞則爲世官罰則爲斬絞豈有不勉而爲良吏者哉

郡縣論三

何謂稱職曰土地闢田野治樹木蕃溝洫修城郭固倉廩實學校興盜賊屏戎器完而其大者則人民樂業而已夫養民者如人家之畜五牲然司馬牛者一人司芻豆者復一人又使紀綱之僕監之升斗之計必聞之於其主人而馬牛之瘠也日甚吾則不然擇一圉人之勤幹者委之以馬牛給之以牧地使其所

出常浮於所養而視其肥息者賞之否則撻之然則其爲主人者必烏氏也必橋姚也故天下之患一圉人之足辦而爲是紛紛者也不信其圉人而用其監僕甚者并監僕又不信焉而主人之耳目亂矣於是愛馬牛之心常不勝其吝芻粟之計而畜產耗矣故馬以一圉人而肥民以一令而樂

郡縣論四

或曰無監司令不已重乎子弟代無乃專乎千里以內之人不私其親故乎夫吏職之所以多爲親故撓

者以其遠也使並處一城之內則雖欲撓之而有不
可者自漢以來守鄉郡者多矣曲阜之令鮮以貪酷
敗者非孔氏之子獨賢其勢然也若以子弟得代而
慮其專叢爾之縣其能稱兵以叛乎上有太守不能
舉旁縣之兵以討之乎太守欲反其五六縣者肯舍
其可傳子弟之官而從亂乎不見播州之楊傳八百
年而以叛受戮乎若曰無監司不可爲治南畿十四
府四州何以自達於六部乎且今之州縣官無定守
民無定奉是以常有盜賊戎翟之禍至一州則一州

破至一縣則一縣殘不此之圖而慮令長之擅此之
謂不知類也

郡縣論五

天下之人各懷其家各私其子其常情也爲天子爲
百姓之心必不如其自爲此在三代之上已然矣聖
人者因而用之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
治夫使縣令得私其百里之地則縣之人民皆其子
姓縣之土地皆其田疇縣之城郭皆其藩垣縣之倉
廩皆其困窮爲子姓則必愛之而勿傷爲田疇則必

治之而勿棄爲藩垣困窮則必繕之而勿損自令言之私也自天子言之所求乎治天下者如是焉止矣一旦有不虞之變必不如劉淵石勒王仙芝黃巢之輩橫行千里如入無人之境也於是有效死勿去之守於是有合從締交之拒非爲天子也爲其私也爲其私所以爲天子也故天下之私天下之公也公則說信則人任焉此三代之治可以庶幾而況乎漢唐之盛不難致也

郡縣論六

今天下之患莫大乎貧用吾之說則五年而小康十年而大富且以馬言之天下驛遞往來以及州縣上計京師白事司府迎候上官遞送文書及庶人在官所用之馬一歲無慮百萬匹其行無慮萬萬里今則十減六七而西北之馬羸不可勝用矣以文冊言之一事必報數衙門往復駁勘必數次以及迎候生辰拜賀之用其紙料之費率諸民者歲不下巨萬今則十減七八而東南之竹箭不可勝用矣他物之稱是者不可悉數且使爲令者得以省耕斂教樹畜而田

功之獲果赫之收六畜之孳材木之茂五年之中必當倍益從是而山澤之利亦可開也夫采礦之役自元以前歲以爲常先朝所以閉之而不發者以其召亂也譬之有窖金焉發於五達之衢則市人聚而爭之發於堂室之內則唯主人有之門外者不得而爭也今有礦焉天子開之是發金於五達之衢也縣令開之是發金於堂室之內也利盡山澤而不取諸民故曰此富國之筴也

郡縣論七

法之敝也莫甚乎以東州之餉而給西邊之兵以南郡之糧而濟北方之驛今則一切歸於其縣量其衝僻衡其繁簡使一縣之用常寬然有餘又留一縣之官之祿亦必使之溢於常數而其餘者然後定爲解京之類其先必則壤定賦取田之上中下列爲三等或五等其所入悉委縣令收之其解京曰貢曰賦其非時之辦則於額賦支銷若盡一縣之入用之而猶不足然後以他縣之賦益之名爲協濟此則天子之財不可以爲常額然而行此十年必無盡一縣之入

用之而猶不足者也

郡縣論八

善乎葉正則之言曰今天下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州縣之敝吏循窟穴其中父以是傳之子兄以是傳之弟而其尤桀黠者則進而爲院司之書吏以掣州縣之權上之人明知其爲天下之大害而不能去也使官皆千里以內之人習其民事而又終其身任之則上下辨而民志定矣文法除而吏事簡矣官之力足以御吏而有餘吏無所以把持其官而自循其法

昔人所謂養百萬虎狼於民間者將一旦而盡去治天下之愉快孰過於此

郡縣論九

取士之制其薦之也略用古人鄉舉里選之意其試之也略用唐人身言書判之法縣舉賢能之士間歲一人試於部上者爲郎無定員郎之高第得出而補令次者爲丞於其近郡用之又次者歸其本縣署爲簿尉之屬而學校之設聽令與其邑之士自聘之謂之師不謂之官不隸名於吏部而在京則公卿以上

傲漢人三府辟召之法參而用之夫天下之士有道
德而不願仕者則爲人師有學術才能而思自見於
世者其縣令得而舉之三府得而辟之其亦可以無
失士矣或曰間歲一人功名之路無乃狹乎化天下
之士使之不競於功名王治之大者也且顏淵不仕
閔子辭官漆雕未能曾皙異撰亦何必於功名哉

錢糧論上

自禹湯之世不能無凶年而民至於無檀賣子夫凶
年而賣其妻子者禹湯之世所不能無也豐年而賣

其妻子者唐宋之季所未嘗有也往在山東見登萊
並海之人多言穀賤處山僻不得銀以輸官今來關
中自鄠以西至於岐下則歲甚登穀甚多而民且相
率賣其妻子至徵糧之日則村民畢出謂之人市問
其長吏則曰一縣之鬻於軍營而請印者歲近千
其逃亡或自盡者又不知凡幾也何以故則有穀而
無銀也所獲非所輸也所求非所出也夫銀非從天
降也非人則旣停矣周禮地官司徒
廿八廿古礦字海舶則旣撤矣
中國之銀在民間者已日消日耗而沉山僻之邦商

賈之所絕迹雖盡鞭撻之力以求之亦安所得哉故
穀日賤而民日窮民日窮而賦日詘逋欠則年多一
年人丁則歲減一歲率此而不變將不知其所終矣
且銀何自始哉古之爲富者菽粟而已爲其交易也
不得已而以錢權之然自三代以至於唐所取於民
者粟帛而已自楊炎兩稅之法行始改而徵錢而未
有銀也漢志言秦幣二等而銀錫之屬施於器飾不
爲幣自梁時始有交廣以金銀爲貨之說宋仁宗景
祐二年始詔諸路歲輸緡錢福建二廣易以銀江東

以帛所以取之福建二廣者以坑冶多而海舶利也
至金章宗始鑄銀名之曰承安寶貨公私同見錢用
哀宗正大間民但以銀市易而不用鑄至於今日上
下通行而忘其所自然而考之元史歲課之數爲銀
至少然則國府之用銀蓋不過二三十年間爾今之
言賦必曰錢糧夫錢錢也糧糧也亦惡有所謂銀哉
且天地之間銀不益增而賦則加倍此必不供之數
也昔者唐穆宗時物輕錢重用戶部尚書楊於陵之
議令兩稅等錢皆易以布帛絲纊而民便之

舊唐書
穆宗紀

元和十五年八月辛未兵部尚書楊於陵總百寮錢
貨輕重之議取天下兩稅權酒鹽利等悉以布帛任
土所產物充稅並不徵見錢則物漸重錢漸輕農人
見免賤賣匹段請中書門下御史臺諸司官長重議
施行吳徐知誥從宋齊邱之言以爲錢非耕桑所得
使民輸錢是教之棄本逐末也於是諸稅悉收穀帛
紬絹是則昔人之論取民者且以錢爲難得也以民
之求錢爲不務本也而況於銀乎先王之制賦必取
其地之所有今若於通都大邑行商麇集之地雖盡
徵之以銀而民不告病至於遐陬僻壤舟車不至之
處卽以什之三徵之而猶不可得以此必不可得者

病民而卒至於病國則曷若度土地之宜權歲入之
數酌轉般之法而通融乎其間凡州縣之不通商者
令盡納本色不得已以其什之三徵錢錢自下而上
則濫惡無所容而錢價貴是一舉而兩利焉無蠲賦
之虧而有活民之實無督責之難而有完逋之漸今
日之計莫便乎此夫樹穀而徵銀是畜羊而求馬也
倚銀而富國是恃酒而充飢也以此自愚而其敝至
於國與民交盡是其計出唐宋之季諸臣之下也

錢糧論下

嗚呼自古以來有國者之取於民爲已悉矣然不聞有火耗之說火耗之所由名其起於徵銀之代乎此所謂正賦十而餘賦三者與此所謂國中飽而姦吏富者與此國家之所峻防而汗官猾胥之所世守以爲子孫之寶者與此窮民之根匱財之源啟盜之門而庸懦在位之人所目覩而不救者與原夫耗之所生以一州縣之賦繁矣戶戶而收之銖銖而納之不可以瑣細而上諸司府是不得不資於火有火則必有耗所謂耗者特百之一二而已有賤丈夫焉以爲

額外之徵不免干於吏議擇人而食未足厭其貪憊於是藉火耗之名爲巧取之術蓋不知起於何年而此法相傳官重一官代增一代以至於今於是官取其贏十二三而民以十三輸國之十里胥之輩又取其贏十一二而民以十五輸國之十其取則薄於兩而厚於銖凡徵收之數兩者必其地多而豪有力可以持吾之短長者也銖者必其窮下戶也雖多取之不敢言也於是兩之加焉十二三而銖之加焉十五六矣薄於正賦而厚於雜賦正賦耳目之所先也雜

賦其所後也於是正賦之加焉十二三而雜賦之加焉或至於十七八矣解之藩司謂之羨餘貢諸節使謂之常例責之以不得不爲護之以不可破而生民之困未有甚於此時者矣愚嘗久於山東山東之民無不疾首蹙額而訴火耗之爲虐者獨德州則不然問其故則曰州之賦二萬九千二爲銀八爲錢也錢則無火耗之加故民力紓於他邑也非德州之官皆賢里胥皆善人也勢使之然也又聞之長老言近代之貪吏倍甚於唐宋之時所以然者錢重而難運銀

輕而易齎難運則少取之而以爲多易齎則多取之而猶以爲少非唐宋之吏多廉今之吏貪也勢使之然也然則銀之通錢之滯吏之寶民之賊也在有明之初嘗禁民不得行使金銀犯者准奸惡論夫用金銀何奸之有而重爲之禁者蓋逆知其弊之必至於此也當時市肆所用皆唐宋之錢而制錢則偶一鑄造以助其不足耳今也泉貨弱而害金興市道窮而僞物作國幣奪於上民力單於下使陸贄白居易李翱之流而生今日其咨嗟太息必有甚於唐之中葉

者矣陸贄上均節財賦六事其二言凡國之賦稅必量人之力任土之宜故所入者惟布麻繒纈與

百穀而已先王懼物之貴賤失平而人之交易難準

又定泉布之法以節輕重之宜斂散弛張必由於是

蓋御財之大柄為國之利權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

則穀帛者人之所為也錢貨者官之所為也是以國

朝著令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曷嘗有以錢為

賦者哉今之兩稅獨異舊章但估資產為差使以錢

穀定稅唯計求得之利宜靡論供辦之難易所徵非

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

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李翱集有疏改稅法一

篇言錢者官司所鑄粟帛者農之所出今乃使農人

賤賣粟帛易錢入官是豈非顛倒而取其無者耶由

是豪家大商皆多積錢以逐輕重故農人日困末業

日增請一切不督見錢皆納布帛白居易集有贈友

詩云私家無錢鑪平地無銅山胡為秋夏稅歲歲輸

銅錢錢力日以重農力日以殫賤糶粟與麥賤買絲

與縣歲暮衣食盡焉得無飢寒吾聞國之初有制垂

不刊庸必算丁口租必計桑田不求土所無不強人

所難量入以為出上足下亦安兵興一變法兵息遂

不還使我農桑人顛顛畝畝誰能革此曰子以火

弊待君秉利權復彼租庸法令如貞觀年曰子以火

耗為病於民也使改而徵粟米其無淋尖踢斛巧取

於民之術乎曰吾未見罷任之倉官甯家之斗級負

米而行者也必鬻銀而後去有兩車行於道前為錢

後為銀則大盜之所睨常在其後車焉然則豈獨今

之貪吏倍甚於唐宋之時河朔之間所名為響馬者

亦當倍甚於唐宋之時矣

生員論上

亭林文集卷一

王山隱居校本

國家之所以設生員者何哉蓋以收天下之才俊子弟養之於庠序之中使之成德達材明先王之道通當世之務出爲公卿大夫與天子分猷共治者也今則不然合天下之生員縣以三百計不下五十萬人而所以教之者僅場屋之文然求其成文者數十人不得一通經知古今可爲天子用者數千人不得一也而讙訟逋頑以病有司者比比而是上之人以是益厭之而其待之也日益輕爲之條約也日益苛然以此益厭益輕益苛之生員而下之人猶日夜奔走

之如鶩竭其力而後止者何也一得爲此則免於編氓之役不受侵於里胥齒於衣冠得以禮見官長而無笞捶之辱故今之願爲生員者非必其慕功名也保身家而已以十分之七計而保身家之生員始有三十五萬人此與設科之初意悖而非國家之益也人之情孰不爲其身家者故日夜求之或至行關節觸法抵罪而不止者其勢然也今之生員以關節得者十且七八矣而又有武生奉祀生之屬無不以錢鬻之夫關節朝廷之所必誅而身家之情先王所弗

能禁故以今日之法雖堯舜復生能去在朝之四凶而不能息天下之關節也然則如之何請一切罷之而別爲其制必選夫五經兼通者而後充之又課之以二十一史與當世之務而後升之仍分爲秀才明經二科而養之於學者不得過二十人之數無則闕之爲之師者州縣以禮聘焉勿令部選如此而國有實用之人邑有通經之士其人材必盛於今日也然則一鄉之中其粗能自立之家必有十焉一縣之中必有百焉皆不得生員以芘其家而同於編氓以受

里胥之凌暴官長之笞捶豈王者保息斯人之意乎則有秦漢賜爵之法其初以賞軍功而其後或以恩賜或以勞賜或普賜或特賜而高帝之詔有曰今吾於爵非輕也其令吏善遇高爵稱吾意至惠帝之世而民得買爵夫使爵之重得與有司爲禮而復其戶勿事則人將趨之開彼則可以塞此卽入粟拜爵其名尙公非若鬻諸生以亂學校者之爲害也夫立功名與保身家二塗也收俊又與恤平人二術也並行而不相悖也一之則敝矣夫人主與此不通今古之

亭林文集卷一
五十萬人共此天下其庇身家而免笞捶者且三十
五萬焉而欲求公卿大夫之材於其中以立國而治
民是緣木而求魚也以守則必危以戰則必敗矣

生員論中

廢天下之生員而官府之政清廢天下之生員而百
姓之困蘇廢天下之生員而門戶之習除廢天下之
生員而用世之材出今天下之出入公門以撓官府
之政者生員也倚勢以武斷於鄉里者生員也與胥
吏爲緣甚有身自爲胥吏者生員也官府一拂其意

則羣起而鬪者生員也把持官府之陰事而與之爲
市者生員也前者諫後者和前者奔後者隨上之人
欲治之而不可治也欲鋤之而不可鋤也小有所加
則曰是殺士也坑儒也百年以來以此爲大患而一
二識治體能言之士又皆身出於生員而不敢顯言
其弊固不能曠然一舉而除之也故曰廢天下之生
員而官府之政清也天下之病民者有三曰鄉宦曰
生員曰吏胥是三者法皆得以復其戶而無雜泛之
差於是雜泛之差乃盡歸於小民今之大縣至有生

員千人以上者比比也且如一縣之地有十萬頃而生員之地五萬則民以五萬而當十萬之差矣一縣之地有十萬頃而生員之地九萬則民以一萬而當十萬之差矣民地愈少則詭寄愈多詭寄愈多則民地愈少而生員愈重富者行關節以求爲生員而貧者相率而逃且死故生員之於其邑人無秋毫之益而有邱山之累然而一切考試科舉之費猶皆派取之民故病民之尤者生員也故曰廢天下之生員而百姓之困蘇也天下之患莫大乎聚五方不相識之

人而教之使爲朋黨生員之在天下近或數百千里遠或萬里語言不同姓名不通而一登科第則有所謂主考官者謂之座師有所謂同考官者謂之房師同榜之士謂之同年同年之子謂之年姪座師房師之子謂之世兄座師房師之謂我謂之門生而門生之所取中者謂之門孫門孫之謂其師之師謂之太老師朋比膠固牢不可解書牘交於道路請託徧於官曹其小者足以蠹政害民而其大者至於立黨傾軋取人主太阿之柄而顛倒之皆此之繇也故曰廢

天下之生員而門戶之習除也國家之所以取生員而考之以經義論策表判者欲其明六經之旨通當世之務也今以書坊所刻之義謂之時文舍聖人之經典先儒之注疏與前代之史不讀而讀其所謂時文時文之出每科一變五尺童子能誦數十篇而小變其文卽可以取功名而鈍者至白首而不得遇老成之士旣以有用之歲月銷磨於場屋之中而少年捷得之者又易視天下國家之事以爲人生之所以爲功名者惟此而已故敗壞天下之人材而至於士不成士官不成官兵不成兵將不成將夫然後寇賊姦宄得而乘之敵國外侮得而勝之苟以時文之功用於經史及當世之務則必有聰明俊傑通達治體之士起於其間矣故曰廢天下之生員而用世之材出也

生員論下

問曰廢天下之生員則何以取士曰吾所謂廢生員者非廢生員也廢今日之生員也請用辟舉之法而竝存生儒之制天下之人無問其生員與否皆得舉

而薦之於朝廷則我之所收者既已博矣而其廩之
學者爲之限額略倣唐人郡縣之等小郡十人等而
上之大郡四十人而止小縣三人等而上之大縣二
十人而止約其戶口之多寡人材之高下而差次之
有闕則補而罷歲貢舉人之二法其爲諸生者選其
通雋皆得就試於禮部而成進士者不過授以簿尉
親民之職而無使之驟進以平其貪躁之情其設之
教官必聘其鄉之賢者以爲師而無隸於仕籍罷提
學之官而領其事於郡守此諸生之中有薦舉而入

仕者有考試而成進士者亦或有不率而至於斥退
者有不幸而死及衰病不能肄業願給衣巾以老者
闕至於二人三人然後合其屬之童生取其通經能
文者以補之然則天下之爲生員者少矣少則人重
之而其人亦知自重爲之師者不煩於教而向所謂
聚徒合黨以橫行於國中者將不禁而自止若夫温
故知新中年考較以勸至於成材則當參酌乎古今
之法而茲不具論也或曰天下之才日生而無窮也
使之皆壅於童生則奈何吾固曰天下之人無問其

亭林文集卷之一
生員與否皆得舉而薦之於朝廷則取士之方不特
諸生之一途而已也夫取士以佐人主理國家而僅
出於一塗未有不弊者也

亭林文集卷之一終

亭林文集卷之二

音學五書序

記曰聲成文謂之音夫有文斯有音比音而爲詩詩
成然後被之樂此皆出於天而非人之所能爲也三
代之時其文皆本於六書其人皆出於族黨序其
性皆馴化於中和而發之爲音無不協於正然而周
禮大行人之職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所以一
道德而同風俗者又不敢略也是以詩三百五篇上
自商頌下逮陳靈以十五國之遠千數百年之久而

其音未嘗有異帝舜之歌皋陶之賡箕子之陳文王
周公之繫無弗同者故三百五篇古人之音書也魏
晉以下去古日遠詞賦日繁而後名之曰韻至宋周
顥梁沈約而四聲之譜作然自秦漢之文其音已漸
戾於古至東京益甚而休文作譜乃不能上據雅南
旁撫騷子以成不刊之典而僅按班張以下諸人之
賦曹劉以下諸人之詩所用之音撰爲定本於是今
音行而古音亡爲音學之一變下及唐代以詩賦取
士其韻一以陸法言切韻爲準雖有獨用同用之注

而其分部未嘗改也至宋景祐之際微有更易理宗
末年平水劉淵始併二百六韻爲一百七元黃公紹
作韻會因之以迄於今於是宋韻行而唐韻亡爲音
學之再變世日遠而傳日訛此道之亡蓋二千有餘
歲矣炎武潛心有年旣得廣韻之書乃始發悟於中
而旁通其說於是據唐人以正宋人之失據古經以
正沈氏唐人之失而三代以上之音部分秩如至蹟
而不可亂乃列古今音之變而究其所以不同爲音
論二卷考正三代以上之音注三百五篇爲詩本音

十卷注易爲易音三卷辨沈氏部分之誤而一一以古音定之爲唐韻正二十卷綜古音爲十部爲古音表二卷自是而六經之文乃可讀其他諸子之書離合有之而不甚遠也天之未喪斯文必有聖人復起舉今日之音而還之滔古者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實有望於後之作者焉

音學五書後序

余纂述此書三十餘年所過山川亭障無日不以白隨凡五易橐而手書者三矣然久客荒壤於古人之書多所未見日西方莫遂以付之梓人故已登版而刊改者猶至數四又得張君昭爲之考說文采玉篇倣字樣酌時宜而手書之二子叶增叶箕分書小字鳩工淮上不遠數千里累書往復必歸於是而其工費則又取諸鸞產之直而秋毫不借於人其著書之難而成之之不易如此然此書爲三百篇而作也先之以音論何也曰審音學之原流也易文不具何也曰不皆音也唐韻正之考音詳矣而不附於經何也曰文繁也已正其音而猶遵元第何也曰述也古音

表之別爲書何也曰自作也蓋嘗四顧躊躇幾欲分之幾欲合之久之然後臚而爲五矣嗚呼許叔重說文始一終亥而更之以韻使古人條貫不可復見陸德明經典釋文割裂刪削附注於九經之下而其元本遂亡成之難而毀之甚易又今日之通患也孟子曰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記曰不陵節而施之謂孫若乃觀其會通究其條理而無輕變改其書則在乎後之君子李君因篤每與余言詩有獨得者今頗取之而以答書附之於末上章溘灘病月之望炎

武又書

初刻日知錄自序

炎武所著日知錄因友人多欲鈔寫患不能給遂於上章閣茂之歲刻此八卷歷今六七年老而益進始悔向日學之不博見之不卓其中疏漏往往而有而其書已行於世不可掩漸次增改得二十餘卷欲更刻之而猶未敢自以爲定故先以舊本質之同志蓋天下之理無窮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故昔日之得不足以爲矜後日之成不容以自限若其

亭林文集卷二
所欲明學術正人心撥亂世以興太平之事則有不
盡於是刻者須絕筆之後藏之名山以待撫世宰物
者之求其無以是刻之陋而棄之則幸甚

左傳杜解補正序

北史言周樂遜著春秋序義通賈服說發杜氏違今
杜氏單行而賈服之書不傳矣吳之先達邵氏寶有
左觴百五十餘條又陸氏粲有左傳附注傅氏遜本
之爲辨誤一書今多取之參以鄙見名曰補正凡三
卷若經文大義左氏不能盡得而公穀得之公穀不
能盡得而啖趙及宋儒得之者則別記之於書而此
不具也

營平二州史事序

昔神廟之初邊陲無事大帥得以治兵之暇留意圖
籍而福之士人郭君造卿在戚大將軍幕府網羅天
下書志略備又身自行歷薊北諸邊營壘又遣卒至
塞外窮濡源視舊大甯遺址還報與書不合則再遣
覆按必得實乃止作燕史數百卷蓋十年而成則大
將軍已不及見又以其餘日作永平志百三十卷文

雖晦澁而一方之故頗稱明悉其後七十年而炎武得遊於斯則當屠殺罔占之後人民稀少物力衰耗俗與時移不見文字禮儀之教求郭君之志且不可得而其地之官長暨士大夫來言曰府志藁已具矣願爲成之嗟乎無郭君之學而又不逢其時以三千里外之人而論此邦士林之品第又欲取成於數月之內而不問其書之可傳與否是非僕所能獨恨燕史之書不存而重違主人之請於是取二十一史通鑑諸書自燕秦以來此邦之大事迄元至正年而止

纂爲六卷命曰營平二州史事以質諸其邦之士大夫世之人能讀全史者罕矣宋宣和與金結盟徒以不考營平灤三州之舊至於爭地構兵以此三州之故而亡其天下豈非後代之龜鑑哉異日有能修志者古事備矣續今可也或曰及營何也曰中國之棄營久矣夫營吾州也其事與平相出入焉焉得不紀若夫合幽并營以正古帝王之疆域必有聖人作焉余以此書俟之

金石文字記序

余自少時卽好訪求古人金石之文而猶不甚解及
讀歐陽公集古錄乃知其事多與史書相證明可以
闡幽表微補闕正誤不但詞翰之工而已比二十年
間周遊天下所至名山巨鎮祠廟伽藍之跡無不尋
求登危峯探窈壑捫落石履荒榛伐頽垣畚朽壤其
可讀者必手自鈔錄得一文爲前人所未見者輒喜
而不寐一二先達之士知余好古出其所蓄以至蘭
臺之墜文天祿之逸字旁搜博討夜以繼日遂乃抉
剔史傳發揮經典頗有歐陽趙氏二錄之所未具者
積爲一帙序之以貽後人夫祈招之詩誦於右尹孔
惺之鼎傳之戴記皆尼父所未收六經之闕事莫不
增高五嶽助廣百川今此區區亦同斯指恨生晚不
逢名門舊家大半凋落又以布衣之賤出無僕馬往
往懷毫舐墨躑躅於山林猿鳥之間而田父僮丁鮮
能識字其或褊於聞見窘於日力而山高水深爲登
涉之所不及者卽所至之地亦豈無挂漏又望後人
之同此好者繼我而錄之也

鈔書自序

亭林文集卷二
炎武之先家海上世爲儒自先高祖爲給事中當正德之末其時天下惟王府官司及建甯書坊乃有刻板其流布於人間者不過四書五經通鑑性理諸書他書卽有刻者非好古之家不蓄而寒家已有書六七千卷嘉靖間家道中落而其書尙無恙先曾祖繼起爲行人使嶺表而倭闖入江東郡邑所藏之書與其室廬俱焚無孑遺焉洎萬曆初而先曾祖歷官至兵部侍郎中間蒞方鎮三四清介之操雖一錢不以取諸官而性獨嗜書往往出俸購之及晚年而所得

之書過於其舊然絕無國初以前之板而先曾祖每言余所蓄書求有其字而已牙籤錦軸之工非所好也其書後析而爲四炎武嗣祖太學公爲侍郎公仲子又益好讀書增而多之以至炎武復有五六千卷自罹變故轉徙無常而散亡者什之六七其失多出於意外三十年來羸膾擔囊以遊四方又多別有所得合諸先世所傳尙不下二三千卷其書以選擇之善較之舊日雖少其半猶爲過之而漢唐碑亦得八九十通又鈔寫之本別貯二麓稱爲多且博矣自少

亭林文集卷二
爲帖括之學者二十年已而學爲詩古文以其間纂
記故事年至四十斐然欲有所作又十餘年讀書日
以益多而後悔其嚮者立言之非也自炎武之先人
皆通經學古亦往往爲詩文本生祖贊善公文集至
數百篇而未有著書以傳於世者昔時嘗以問諸先
祖先祖曰著書不如鈔書凡今人之學必不及古人
也今人所見之書之博必不及古人也小子勉之惟
讀書而已先祖書法蓋逼唐人性豪邁不羣然自言
少時日課鈔古書數紙今散亡之餘猶數十帙他學

士家所未有也自炎武十一歲卽授之以溫公資治
通鑑曰世人多習綱目余所不取凡作書者莫病乎
其以前人之書改竄而爲自作也班孟堅之改史記
必不如史記也宋景文之改舊唐書必不如舊唐書
也朱子之改通鑑必不如通鑑也至於今代而著書
之人幾滿天下則有盜前人之書而爲自作者矣故
得明人書百卷不若得宋人書一卷也炎武之遊四
方十有八年未嘗干人有賢主人以書相示者則留
或手鈔或募人鈔之不云乎多見而識之知之次

亭林文集卷二
也今年至都下從孫思仁先生得春秋纂例春秋權衡漢上易傳等書清苑陳祺公資以薪米紙筆寫之以歸愚嘗有所議於左氏及讀權衡則已先言之矣念先祖之見背已二十有七年而言猶在耳乃泫然書之以貽諸同學李天生天生今通經之士其學蓋自爲人而進乎爲己者也

西安府儒學碑自序

西安府儒學先師廟之後爲亭者五環之以廊而列古今碑版於中俗謂之碑洞自嘉靖末地震而記志有名之碑多毀裂不存其見在者猶足以甲天下余遊覽之下因得考而序之昔之觀文字模金石者必其好古而博物者也今之君子有世代之不知六書之不辨而旁搜古人之蹟疊而束之以飼蠹鼠者使郡邑有司煩於應命而工墨之費計無所出不得不取諸民其爲害已不細矣或碑在國門之外去邑數十武而隸卒一出村之蔬米舍之雞豚不足以供其飽而父老子弟相率蹙頰以有碑爲苦又或在深山窮谷而政令之無時暑雨寒冰奔馳僵仆則工人隸

卒亦無不以有碑爲苦者而民又不待言於是乘時
之隙培而毀之以除其禍余行天下所聞所見如此
者多矣無若醴泉之最著者縣凡再徙而唐之昭陵
去今縣五十里當時陪葬諸王公主功臣之盛墓碑
之多見於崇禎十一年之志其存者猶二十餘通而
余親至其所止見衛景武公一碑已刻其姓名土人
云他碑皆不存存者皆磨去其字矣夫石何與於民
而民亦何讎於石所以然者豈非今之浮慕古文之
君子階之禍哉若夫碑泐之立凡遠郊之石並昇而
致之其中旣便於觀者之留連而工人麇集其下日
得數十錢以給衣食是則害不勝利今日之事苟害
不勝利卽君子有取焉予故詳列之以告眞能好古
者若郊外及下邑之碑予旣不能徧尋而恐錄之以
貽害故弗具且告後之有司欲全境內之碑者莫若
徙諸邑中而有識之君子慎無以好古之虛名至於
病民而殘石也

儀禮鄭注句讀序

記曰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禮者本於人心

之節文以爲自治治人之具是以孔子之聖猶問禮於老聃而其與弟子答問之言雖節目之微無不備悉語其子伯魚曰不學禮無以立鄉黨一篇皆動容周旋中禮之效然則周公之所以爲治孔子之所以爲教舍禮其何以焉劉康公有言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三代之禮其存於後世而無疵者獨有儀禮一經漢鄭康成爲之注魏晉以下至唐宋通經之士無不講求於此自熙甯中王安石變亂舊制始罷儀禮不立

學官而此經遂廢此新法之爲經害者一也南渡已後二陸起於金谿其說以德性爲宗學者便其簡易羣然趨之而於制度文爲一切鄙爲末事賴有朱子正言力辨欲修三禮之書而卒不能勝夫空虛妙悟之學此新說之爲經害者二也沿至於今有坐皋比稱講師門徒數百自擬濂洛而終身未讀此經一編者若天下之書皆出於國子監所頒以爲定本而此經誤文最多或至脫一簡一句非唐石本之尙存於關中則後儒無由以得之矣濟陽張爾岐稷若篤志

好學不應科名錄儀禮鄭氏注而采賈氏陳氏吳氏
之說略以己意斷之名曰儀禮鄭注句讀又參定監
本脫誤凡二百餘字并考石經之誤五十餘字作正
誤二篇附於其後藏諸家塾時方多故無能板行之
者後之君子因句讀以辨其文因文以識其義因其
義以通制作之原則夫于所謂以承天之道而治人
之情者可以追三代之英而幸有之歎不發於伊川
矣如稷若者其不爲後世太平之先倡乎若乃據石
經刊監本復立之學官以習士子而姑勸之以祿利
使毋失其傳此又有天下者之責也

廣宋遺民錄序

子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古之人學焉而有所
得未嘗不求同志之人而況當滄海橫流風雨如晦
之日乎於此之時其隨世以就功名者固不足道而
亦豈無一二少知自好之士然且改行於中道而失
身於暮年於是士之求其友也益難而或一方不可
得則求之數千里之外今人不可得則慨想於千載
以上之人苟有一言一行之有合於吾者從而追慕

之思爲之傳其姓氏而筆之書嗚呼其心良亦苦矣
吳江朱君明德與僕同郡人相去不過百餘里而未
嘗一面今朱君之年六十有二矣而僕又過之五齡
一在寒江荒草之濱一在絕障重關之外而皆患乎
無朋朱君乃採輯舊聞得程克勤所爲宋遺民錄而
廣之至四百餘人以書來問序於余殆所謂一方不
得其人而求之數千里之外者也其於宋之遺民有
一言一行或其姓氏之留於一二名人之集者盡舉
而筆之書所謂今人不可得而慨想於千載以上之

人者也余旣黜聞且耄矣不能爲之訂正然而竊有
疑焉自生民以來所尊莫如孔子而論語禮記皆出
於孔氏之傳然而互鄉之童子不保其往也伯高之
赴所知而已孟懿子葉公之徒問答而已食於少施
氏而飽取其一節而已今諸繫姓氏於一二名人之
集者豈無一日之交而不終其節者乎或邂逅相遇
而道不同者乎固未必其人之皆可述也然而朱君
猶且眷眷於諸人而并號之爲遺民夫亦以求友之
難而託思於此歟莊生有言子不聞越之流人乎去

亭林文集卷二
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余嘗遊覽於山之東西河之南北二十餘年而其人益以不似及問之大江以南昔時所稱魁梧丈夫者亦且改形換骨學爲不似之人而朱君乃爲此書以存人類於天下若朱君者將不得爲遺民矣乎因書以答之吾老矣將以訓後之人冀人道之猶未絕也

朱子斗詩序

國家之所以常治而不亂者人材也人材之出於天下者固將愛之重之夫苟人材之出於其宗則尤愛之而尤重之以文王之明德作人而其用之也常先同姓而後庶姓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成王顧命而六卿之長五爲同姓周公祭公毛伯凡伯之屬每見於春秋而與周相終始漢唐而下以同宗而爲丞相筦中書者不可勝數然則自古以來待宗人之失未有如有明者也庸疏而舍戚內羈而外親旣不得筮仕爲吏而復限之於國城之中若無罪而拘之者故其不肖者怙侈放辟以爲民害而其

賢者亦僅僅守已潔行學爲詞賦以自附於文苑之徒於是舉天子之宗無一人焉任國家之事以生草澤之心而召蠻裔之侮甯以其四海之大宗祧之重畀之非族者而不恤嗚呼此亦後世有天下者之大監也已余聞萬曆以來宗室中之文人莫盛於秦秦之宗有七子而子斗最少及崇禎之末六子皆先逝而子斗獨年至八十後先帝十一年乃卒故其爲詩多離亂之作有閔周哀郢之意而不敢深言余又聞其人孝弟忠信而又明於當世之故蓋宗之賢者也

子斗名誼科永興王府奉國中尉當天啟時開科舉之途而子斗久以詩文爲關中士人領袖其次子存柘彥衡乃得爲諸生中副榜賊陷西安存柘義不屈投井死長子存杠伯常扶其父逃之村墾得免子斗沒後八年而余至關中訪七子之後其六子皆衰落不振而伯常年已六十有二獨其家遺書尙存而爲人亦溫恭蕙慎以求全於世惟恐人目之爲故王孫者反不若庶姓之人猶得盱衡扼腕言天下之事於朋友之前而無所忌雖時勢則然亦繇國家向日裁

抑太過無有彊宗大豪如南陽諸劉得以撓新莽之
威而保先人之祚者也余悲夫以子斗之賢使其立
朝必能爲天子正紀綱補闕失其在封疆必能秉一
節遏寇讎乃終老不用歷變故以卒而僅以其詩著
故序而傳之七子者惟燿伯明惟焯叔融懷坐士簡
懷王長生懷籬季鳳誼澗伯聞與子斗爲七皆號能
詩而又有誼衆明遠存樨春夫二中尉者賊至時同
不屈死明遠中崇禎九年舉人此皆秦宗之有學行
者子斗詩中往往及之故並舉而列之於篇嗚呼孰

謂宗室無人材也哉

程正夫詩序

嘗讀商頌之那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而夫子之稱
詩亦曰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是以古人之立言
也必稱諸祖考而本諸先正先民在朝則稱於朝高
宗之言先正保衡是也與人交則稱於友叔孫豹之
言先大夫臧文仲是也降及末世人心之不同既已
大拂於古而反諱其行事召旻之詩曰維今之人不
尙有舊而周公之戒後王也亦曰乃逸乃諺既誕則

曰昔之人無聞知余自少時侍於先王父其終日言而無擇者大率皆祖考之世德鄉先生之行事既得見於先王父之友則其言亦然既又得見於異邦之名公耆碩則其言亦復然距今三十餘年而邈焉不可作矣貪欲以爲能捷徑以爲巧苟同以爲賢而罔念夫昔之人者天下皆是也余至德州工部正夫程君出其所作於其州之自國初以來士大夫二十一人合爲一章而序之曰先賢詩於其高祖以下四公各爲一章而序之曰程氏先賢詩是諸君子者行誼不同而無不明於出處取與之分有古賢人之遺焉工部之爲是作也其亦所謂景行行止者乎昔趙文子觀乎九原而願隨武子之爲人孟僖子述正考父之鼎銘以卜其後之將有達者故子孫不忘其祖父孝也後人不忘其先民忠也忠且孝所以善俗而率民也是鄉大夫之職也然則工部之爲此也殆古人之義而亦其先大夫之遺訓也夫

萊州任氏族譜序

予讀唐書韋雲起之疏曰山東人自作門戶更相談

薦附下罔上袁術之答張沛曰山東人但求祿利見危授命則曠代無人竊怪其當日之風卽已異於漢時而歷數近世人材如琅邪北海東萊皆漢以來大儒所生之地今且千有餘年而無一學者見稱於時何古今之殊絕也至其官於此者則無不變色咋舌稱以爲難治之國謂其齊民之俗有三一曰逋稅二曰劫殺三曰訐奏而余往來山東者十餘年則見夫巨室之日以微而世族之日以散貨賄之日以乏科名之日以衰而人心之日以澆且僞盜誣其主人而

奴訐其長日趨於禍敗而莫知其所終乃余頃至東萊主趙氏任氏入其門而堂軒几榻無改於其舊與之言而出於經術節義者無變其初心問其恆產而亦皆支撐以不至於頽落余於是欣然有見故人之樂而歎夫士之能自樹立者固不爲習俗之所移任君唐臣因出其家譜一編屬余爲之序其文自尊祖睦族以至於急賦稅均力役諳諳言之豈不超出於山東之敝俗者乎予不云乎得見有恆者斯可矣恆者久也天下之久而不變者莫若君臣父子故爲之

賦稅以輸之力役以奉之此田宅之所以可久也非
其有不取非其力不食此貨財之所以可久也爲下
不亂在醜不爭不叛親不侮賢此鄰里宗族之所以
可久也夫然故名節以之而立學問以之而成忠義
之人經術之士出乎其中矣不明乎此於是乎飲食
之事也而至於訟訟不已而至於師小而舞文大而
弄兵豈非今日山東之大戒而若任君者爲之深憂
過計而欲倡其教於一族之人卽亦不敢諱其從前
之失而爲之丁甯以著於譜昔召穆公思周德之不

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凡今之人莫如兄
弟任君其師此意矣余行天下見好逋者必貧好訟
者必負少陵長小加火則不旋踵而禍隨之故推任
君之意以告山東之人使有警焉或可以止橫流而
息燎原也

呂氏千字文序

呂氏千字文者待詔餘姚呂君裁之之所作也蓋小
學之書自古有之李斯以下號爲三蒼而急就篇最
行於世自南北朝以前初學之童子無不習之而千

字文則起於齊梁之世今所傳天地玄黃者又梁武帝命其臣周興嗣取王羲之之遺字次韻成之不獨以文傳而又以其巧傳後之讀者苦三蒼之難而便千文之易於是至今爲小學家恆用之書而崇禎之元有仁和卓人月者取而更次之以紀先帝初元之政一時咸稱其巧呂君以爲事止於一年未備也於是再取而更次之而明代二百七十年之事乃略具若夫錯綜古人之文如己出焉不亦進而愈巧者乎蓋吾讀史遊急就篇博之於名物制度浩蹟而不可

窮而其末歸於漢地廣大萬方來朝中國安甯百姓承德而呂君此文其首曰大明洪武受命配天其末曰臣呂章成頓首敬書則猶史遊之意也史遊在元帝時爲黃門令日侍禁中當漢室之無事而呂君身爲宰輔之後丁板蕩之秋遜跡山林而想一王之盛匪風之懷下泉之歎有類於詩人而過於齊梁文士之流者也不然崔浩之書改漢疆而爲代疆者今豈無其人乎而呂君棄之不顧曰吾將退而訓於蒙士焉其風節又豈在兩龔下哉夫小學固六經之先也

使人讀之而知尊君親上之義則必自其爲童子始
故余於是書也樂得而序之

勞山圖志序

勞山在今卽墨縣東南海上距城四五十里或八九
十里有大勞小勞其峯數十總名曰勞志言秦始皇
登勞盛山望蓬萊因謂此山一名勞盛而不得其所
以立名之義案南史明僧紹隱於長廣郡之嶗山則
字或從山又漢書成山作盛山在今文登縣東北則
勞盛自是兩山古人立言尙簡齊之東偏三面環海

其斗入海處南勞而北盛則盡乎齊東境矣其山高
大深阻旁薄二三百里以其僻在海隅故人跡罕至
凡人之情以罕爲貴則從而夸之以爲神仙之宅靈
異之府其說云吳王夫差登此山得靈寶度人經考
之春秋傳吳王伐齊僅至艾陵而徐承率舟師自海
道入齊爲齊人所敗而去則夫差未嘗至此而於越
入吳之日不知度人之經將焉用之余遊其地觀老
君黃石王喬諸蹟類皆後人之所託名而耐凍白牡
丹花在南方亦是尋常之物惟山深多生藥草而地

煖能發南花自漢以來修真守靜之流多依於此此則其可信者乃自田齊之末有神仙之論而秦皇漢武謂真有此人在窮山巨海之中於是八神之祠徧於海上萬乘之駕常在東萊而勞山之名由此起矣夫勞山皆亂石巉巖下臨大海偪仄難度其險處土人猶罕至焉秦皇登之是必萬人除道百官扈從千人擁輓而後上也五穀不生環山以外土皆疎瘠海濱斥鹵僅有魚蛤亦須其時秦皇登之必一郡供張數縣儲待四民廢業千里驛騷而後上也於是齊人

苦之而名曰勞山也其以是夫古之聖王勞民而民忘之秦皇一出游而勞之名傳之千萬年然而致此則有由矣漢志言齊俗夸詐自太公管仲之餘其言霸術已無遺策而一二智慧之士倡爲迂怪之談以聳動天下之聽彼其意不過欲時君擁篲辯士誦服以爲名高而已豈知其患之至於此也故御史黃君居此山之下作勞山志未成其長君朗生修而成之屬余爲序黃君在先朝抗疏言事有古人節槩其言蓋非夸者余獨考勞山之故而推其立名之旨俾後

之人有以鑒焉

亭林文集卷之二終

亭林文集卷之三

與友人論學書

比往來南北頗承友朋推一日之長問道於盲竊歎夫百餘年以來之爲學者往往言心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命與仁夫子之所罕言也性與天道子貢之所未得聞也性命之理著之易傳未嘗數以語人其答問士也則曰行已有恥其爲學則曰好古敏求其與門弟子言舉堯舜相傳所謂危微精一之說一切不道而但曰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嗚呼

聖人之所以爲學者何其平易而可循也故曰下學而上達顏子之幾乎聖也猶曰博我以文其告哀公也明善之功先之以博學自曾子而下篤實無若子夏而其言仁也則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今之君子則不然聚賓客門人之學者數十百人譬諸草木區以別矣而一皆與之言心性舍多學而識以求一貫之方置四海之困窮不言而終日講危微精一之說是必其道之高於夫子而其門弟子之賢於子貢祧東魯而直接二帝之心傳者也我弗敢知也

孟子一書言心性亦諳諳矣乃至萬章公孫丑陳代陳臻周霄彭更之所問與孟子之所答者常在乎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間以伊尹之元聖堯舜其君其民之盛德大功而其本乃在乎干駟一介之不視不取伯夷伊尹之不同於孔子也而其同者則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是故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恆言也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恆言而今之君子所罕言也謂忠與清之未至於仁而不知不忠與清

而可以言仁者未之有也謂不忤不求之不足以盡道而不知終身於忤且求而可以言道者未之有也我弗敢知也愚所謂聖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學於文曰行已有恥自一身以至於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也恥之於人大矣不恥惡衣惡食而恥匹夫匹婦之不被其澤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嗚呼士而不先言恥則爲無本之人非好古而多聞則爲空虛之學以無本之人而講空虛之學吾見其日從事於聖人而去之彌遠也雖然非愚之所敢言也且以區區之見私諸同志而求起予

與友人論易書

承示圖書象數卜筮卦變四考爲之歎服僕嘗讀劉歆移太常博士書所謂輔弱扶微兼包大小之義而譏時人之保殘守缺雷同相從以爲師說未嘗不三復於其言也昔者漢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尙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顏不專於一家之學晉宋已下乃

有博學之士會粹貫通至唐時立九經於學官孔穎達賈公彥爲之正義卽今所云疏者是也排斥衆說以申一家之論而通經之路狹矣及有明洪武三年十七年之科舉條格易主程朱傳義書主蔡氏傳詩主朱子集傳俱兼用古注疏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胡氏張洽傳禮記主古注疏猶不限於一家至永樂中纂輯大全并本義於程傳去春秋之張傳及四經之古注疏前人小注之文稍異於大注者不錄欲道術之歸於一使博士弟子無不以大全爲業而通經

之路愈狹矣注疏刻於萬厯中年但頒行天下藏之學官未嘗立法以勸人之誦習也試問百年以來其能通十三經註疏者幾人哉以一家之學有限之書人間之所共有者而猶苦其難讀也況進而求之儒者之林羣書之府乎然聖人之道不以是而中絕也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昔之說易者無慮數千百家如僕之孤陋而所見及寫錄唐宋人之書亦有十數家有明之人之書不與焉然未見有過於程傳者且夫易之爲書廣大悉備一爻之中

具有天下古今之大而注解之文豈能該盡若大著
所謂此爻爲天子此爻爲諸侯此爻爲相此爻爲師
蓋本之崔憬解繫辭二與四三與五同功異位之說
然此特識其大者而已其實人人可用故曰君子所
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故夫子
之傳易也於見龍在田而本之以學問寬仁之功於
鳴鶴在陰而擬之以言行樞機之發此爻辭之所未
及而夫子言之然天下之理實未有外於此者素以
爲絢禮後之意也高山景行好仁之情也諸姑伯姊

尊親之序也夫子之說詩猶夫子之傳易也後人之
說易也必以一人一事當之此自傳注之例宜然學
者舉一隅而以三隅反可爾且以九四或躍之爻論
之舜禹之登庸伊尹之五就周公之居攝孔子之歷
聘皆可以當之而湯武特其一義又不可連比四五
之爻爲一時之事而謂有飛龍在天之君必無湯武
革命之臣也將欲廣之適以狹之此舉業以來之通
弊也是故盡天下之書皆可以注易而盡天下注易
之書不能以盡易此聖人所以立象以盡意而夫子

作大象多於卦爻之辭之外別起一義以示學者使之觸類而通此卽舉隅之說也天下之變無窮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者亦無窮若但解其文義而已韋編何待於三絕哉子所雅言詩書執禮詩書執禮之文無一而非易也下而至於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秦漢以下史書百代存亡之迹有一不該於易者乎故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尙其辭以動者尙其變以制器者尙其象以下筮者尙其占愚嘗勸人以學易之方必先之以詩書執禮而易之爲用存乎其中然後觀其象而玩其辭則道不虛行而聖人之意可識矣不審高明以爲然否

與友人論易書二

小過之五其辭曰公公亦君也歸妹之五辭曰其君帝女之貴以姪娣視之則亦君也若曰必天子而後謂之君此後人之見耳三代以上分土而治尊卑之執無大相遠天子諸侯並稱曰后書曰三后成功先儒以爲象稱先王者惟施於天子稱后者兼諸侯然則后與君公一例也今謂凡五必爲王者而小過之

五爲羣陰脅制乃貶其號曰公然則益之三四其辭何以不曰告王而曰告公乎豈周公繫爻之前先有一五爲天子之定例乎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六十四卦豈得一齊同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執事徒見夫五之爲人君也而不知剝明夷旅之五不得爲人君也徒見夫比家人渙之五之言王也而不知離之上九升之六四特言王用而非五也隨之上六益之六二兼言王用而非五也記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必欲執一說以槩全經所謂固哉高

叟之爲詩而咸丘蒙疑瞽瞍之非臣者與之同失矣

與友人論父在爲母齊衰期書

承教以處今之時但當著書不必講學此去名務實之論良獲我心惟所辨父在爲母服一事則終不敢舍二禮之明文而從後王之臆制徇野人之恩而忘嚴父之義也夫爲父斬衰三年爲母斬衰三年此從子制之也父在爲母齊衰期此從夫制之也儀禮喪服傳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問喪篇曰父在不敢杖尊者有故也喪服四制曰資於

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
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爲母齊衰期者見無
二尊也所謂三綱者夫爲妻綱父爲子綱夫爲妻之
服除則子爲母之服亦除此嚴父而不敢自專之義
也奈何忘其父爲一家制禮之主而論異同較厚薄
於其子哉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
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
之伯魚之母孔子之妻也孔子爲妻之服旣除則伯
魚不敢爲其母之私恩而服過期之服所謂先王制

禮不敢過也喪服子夏傳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
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禩矣喪服小記
曰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者三年是則父在而不得
伸其三年者厭於父也祖父在而不得伸其三年者
厭於祖父也服之者仁也不得伸者義也品節斯斯
之謂禮雖然傳曰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然
則十五日而禮之外爲之子者豈忍遂食稻衣錦而
居於內乎志之爲言卽心喪之謂以父之尊厭之而
又以父之三年不娶者達之聖人所以處人父子之

間者仁之至義之盡矣自禮教不明喪紀廢壞而徒以衰麻之服爲喪宜執事之疑而不敢安也經傳言三年之喪不謂之三年之服也夫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者此三年之喪也練而慨然祥而廓然者此三年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者此三年之喪也喪云喪云衰麻云乎哉且執事謂今之父在爲母者果能服三年之服乎卒哭之後固有屈於父而易爲縞白淺淡之衣者矣是則并其衰麻之服亦有所不盡行然而二十七月之內不聽樂不昏嫁

不赴舉不服官則自周公以來固已如此矣且夫禮有母爲長子三年之文先儒以爲不得以父在屈至期何也從乎父也父除則雖子之爲母而不敢不除父未除則雖母之爲子而不敢除故子有爲母期者母有爲長子三年者孟子曰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若但曰父母之親同其愛同其服同則孩提之童無不知之者矣何待聖人爲之制哉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以父爲重以母爲輕苟非斯言之出於

聖人則亦將俗儒之所議矣若夫上元洪武改革之
繇盧履冰元行冲褚無量駁正之說當亦執事舊聞
不煩更述惟祈詳答

與友人論服制書

增三年之喪爲三十六月起於唐弘文館直學士王
元感已爲張柬之所駁而今關中士大夫皆行之喪
服小記曰再期之喪三年也三年間曰至親以期斷
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
也古人以再期爲三年而於其中又有練祥之節殺

哀之序變服之漸以其更歷三歲而謂之三年非先
有三年之名而後爲之制服也今於禮之所繇生者
旣已昧之抑吾聞之君子之所貴乎喪者以其內心
者也居處不安然後爲之居倚廬以致其慕食旨不
甘然後爲之疏食水飲以致其菲去飾之甚然後爲
之袒括衰麻練葛之制以致其無文今關中之士大
夫其服官赴舉猶夫人也而獨以冠布之加數月者
爲孝吾不知其爲情乎爲文乎先王之禮不可加也
從而加之必其內心之不至也其甚者除服之日而

有賀夫人情之所賀者其不必然者也得子也拜官也登科也成室也不必然而然斯可賀也故曰婚禮不賀人之序也以其爲人事之所必然故不賀也喪之有終人事之必然者也何賀之有抑吾不知其賀者將於除服之日乎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是日也以喪禮處之而不可以除將以其明日乎則又朝祥暮歌之類也賀之爲言稍知書者已所不道而王元感之論則尙遵而行之使有一人焉如顏丁子羔之行其於送死之事無不盡也而獨去其服於中月而禫之日其得謂之不孝哉雖然吾見今之人畧不以喪紀爲意而此邦猶以相沿之舊不敢遽變是風俗之厚也若乃致其情而去其文則君子爲教於鄉者之事也

與友人論門人書

伏承來教勤勤懇懇閱其年之衰暮而悼其學之無傳其爲意甚盛然欲使之效曩者二三先生招門徒立名譽以光顯於世則私心有所不願也若乃西漢之傳經弟子常千餘人而位高者至公卿下者亦爲

博士以名其學可不謂榮歟而班史乃斷之曰蓋祿利之路然也故以夫子之門人且學于祿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而況於今日乎今之爲祿利者其無藉於經術也審矣窮年所習不過應試之文而問以本經猶茫然不知爲何語蓋舉唐以來帖括之淺而又廢之其無意於學也傳之非一世矣矧納貲之例行而目不識字者可爲郡邑博士惟貧而不能徙業者百人之中尙有一二讀書而又皆躁競之徒欲速成以名於世語之以五經則不願學語之以

白沙陽明之語錄則欣然矣以其襲而取之易也其中小有才華者頗好爲詩而今日之詩亦可以不學而作吾行天下見詩與語錄之刻堆几積案殆於瓦釜雷鳴而叩以二南雅頌之義不能說也於此時而將行吾之道其誰從之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若徇衆人之好而自貶其學以來天下之人而廣其名譽則是枉道以從人而我亦將有所不暇惟是斯道之在天下必有時而興而君子之教人有私淑艾者雖去之百世而猶若同堂也

所著日知錄三十餘卷平生之志與業皆在其中惟
多寫數本以貽之同好庶不爲惡其害己者之所去
而有王者起得以酌取焉其亦可以畢區區之願矣
夫道之污隆各以其時若爲己而不求名則無不可
以自勉鄙哉徑徑所以異於今之先生者如此高明
何以教我

與友人辭祝書

昨見子德云明府將以賤辰光臨賜祝竊惟生日之
禮古人所無小弁之逐子始說我辰哀郢之故臣乃
言初度故唐文皇以劬勞之訓垂泣以對羣臣而近
時孫退谷張箕山著論欲廢此禮彼居常處順者猶
且辭之況鄙人生丁不造情事異人流離四方偷存
視息若前史王華王肅陸襄虞荔王慧龍之倫便當
終身布衣疏食不聽音樂不參喜事卽不能然而又
以此日接朋友之觴炫世俗之目豈不於我心有戚
戚乎知我者當閔其不幸而弔慰之不當施之以非
禮之禮使之拂其心而天其性也用是直據衷曲布
諸執事惟祈鑒之

亭林文集卷三
病起與薊門當事書

天生豪傑必有所任如人主於其臣授之官而與以職今日者拯斯人於塗炭爲萬世開太平此吾輩之任也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故一病垂危神思不亂使遂溘焉長逝而於此任已不可謂無尺寸之功今旣得生是天以爲稍能任事而不遽放歸者也又敢忘於其職乎今有一言而可以活千百萬人之命而尤莫切於秦隴者苟能行之則陰德萬萬於于公矣請舉秦民之夏麥秋米及豆草一切徵其本色貯之

官倉至來年青黃不接之時而賣之則司農之金固在也而民間省倍蓰之出且一歲計之不足十歲計之有餘始行之於秦中繼可推之天下然謂秦人尤急者何也日見鳳翔之民舉債於權要每銀一兩償米四石此尙能支持歲月乎捐不可得之虛計猶將爲之而況一轉移之間無虧於國課乎然恐不能行也易曰牽羊悔亡聞言不信至於勢窮理極河決魚爛之後雖欲徵其本色而有不可得者矣救民水火莫先於此病中已筆之於書而未告諸在位比讀國

史正統中嘗遣右通政李珍等官糶米得銀若干萬則昔人有行之者矣特建此說以待高明者籌之

與李湘北書

關中布衣李君因篤頃承大疏薦揚旣徵好士之忱尤羨拔尤之鑒但此君母老且病獨子無依一奉鶴書相看哽咽雖趨朝之義已迫於戴星而問寢之私倍懸於愛日況年逾七十久困扶牀路隔三千難通嚙指一旦禱北辰而不驗迺西景以無期則餅疊之恥奚償風木之悲何及昔者令伯奏其愚誠晉朝聽

許元直指其方寸漢主遣行求賢雖有國之經教孝實人倫之本是用遡風卽路瀝血叩闈伏惟執事弘錫類之仁憫向隅之泣俯賜吹噓仰徽俞允俾得歸供菽水入侍刀圭則自此一日之斑衣卽終身之結草矣若炎武者黃冠蒯屨久從方外之蹤齒豁目盲已在廢人之數而以生平昆弟之交理難坐視輒敢通書輦下布其區區

答湯荆峴書

兩函併至深感注存足下有子產博物之能子政多

聞之敏而下問及於愚耄不知臣精銷亡少時所聞
十不記其二三矣聞之前輩老先生曰太祖實錄凡
三修一修於建文之時則其書已焚不存於世矣再
修於永樂之初則昔時大梁宗正西亭曾有其書而
泚水滔天之後遂不可問今史箴所存及士大夫家
諱實錄之名而改爲聖政記者皆三修之本也然而
再修三修所不同者大抵爲靖難一事如棄大甯而
并建立之制及一切邊事書之甚畧是也至於潁宋
二公若果不以令終則初修必已諱之矣聞之先人

曰實錄中附傳於卒之下者正也不係卒而別見者
變也當日史臣之微意也王元美先生作信國公詩
曰所以恩澤終潁宋乃反是蓋謂二公之不得其死
而不可謂之誅且以漢事言之武帝之於劉屈氂謂
之誅可也成帝之於翟方進謂之誅不可也是史臣
之所以微之也今觀卒後恩典之有無隆殺則舉一
隅而三可反矣至於卽主位之日當以來諭以實
錄爲正耳自萬曆以還是非之塗樊然殺亂姑以目
所嘗見之書其刻本則如辛亥京察記事遼事實錄

王在清流摘鏡王嶽儵菴野鈔同時尚論錄二書並蔡

書蔣德鈔本則如酌中志劉若慟餘雜記史惇之類皆

不可闕而遽數之不能終也蒐羅之博裁斷之精是

在大君子而已

與葉詠菴書

去冬韓元少書來言曾欲與執事薦及鄙人已而中止頃聞史局中復有物色及之者無論昏耄之資不能驅勉從事而執事同里人也一生懷抱敢不直陳之左右先妣未嫁過門養姑抱嗣為吳中第一奇節

蒙朝廷旌表國亡絕粒以女子而蹈首陽之烈臨終遺命有無仕異代之言載於誌狀故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矣記曰將貽父母令名必果將貽父母羞辱必不果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則以身殉之矣一死而先妣之大節愈彰於天下使不類之子得附以成名此亦人生難得之遭逢也謹此奉聞

與史館諸君書

視草北門細書東觀一代文獻屬之鉅公幸甚幸甚

列女之傳舊史不遺伏念先妣王氏未嫁守節斷指療姑立後訓子及家世名諱並載張元長先生傳中

崇禎九年巡按御史王公鶚具題奉旨旌表乙酉之

夏先妣時年六十避兵於嘗熟縣之語濂涇謂不孝

曰我雖婦人身受國恩義不可辱及聞兩京皆破絕

粒不食以七月三十日卒於寓室之內寢遺命炎武

讀書隱居無仕二姓迄今三十五年每一念及不知

涕之沾襟也當日問關戎馬越大祥之後乃得合葬

於先考文學之兆今將樹一石坊於墓上藉旌門之

典爲表墓之榮而適當修史之時又得諸公以卓識

宏才膺筆削之任共姬之葬特志於春秋漆室之言

獨傳於中壘不無望於闡幽之筆也炎武年近七旬

旦莫入地自度無可以揚名顯親敢瀝陳哀懇冀採

數語存之簡編則沒世之榮施卽千載之風教矣

與公肅甥書

修史之難當局者自知之矣求藏書於四方意非不

美而西方州縣以此爲苦憲檄一到卽報無書所以

然者正緣借端派取解費時事人情大抵如此竊意

此番纂述止可以邸報為本粗具草藁以待後人如
劉昫之舊唐書是也唐武宗以後無實錄憶昔時邸報至崇禎

十一年方有活板自此以前並是寫本而中秘所收
乃出涿州之獻豈無意為增損者乎訪問士大夫家

有當時舊鈔以俸薪別購一部擇其大關目處畧一
對勘便可知矣吾自少時先王父朝夕與一二執友

談論趨庭拱聽頗識根源但年老未免遺忘而手澤
亦多散軼史藁之成猶可辯其涇渭今日作書正是

劉昫之比而諸公多引洪武初修元史故事不知諸
史之中元史最劣以其旬月而就故舛謬特多如列

傳八卷速不台九卷雪不台一人作兩傳十八卷完
者都二十卷完者拔都一人作兩傳幾不知數馬足

何暇問其驪黃牝牡耶然此漢人作蒙古人傳今日
漢人作漢人傳定不至此亦有如谷林蒼以張延登張華東為兩人者惟

是奏章是非同異之論兩造並存而自外所聞別用
傳疑之例庶乎得之此雖萬世公論卻是家庭私語

不可告人以滋好事者之騰口也

又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吾甥宜三復斯言
不貽譏於後世則衰朽與有榮施矣此中自京兆抵
二嶠皆得兩隴西上郡平涼皆旱荒恐爲大同之續
與其賑恤於已傷孰若蠲除於未病又有異者身爲
秦令而隔河買臨晉之小兒闔爲火者以充僮豎至
割死一人豈非自陝以西別一世界乎誠欲正朝廷
以正百官當以激濁揚清爲第一義而其本在於養
廉故先以俸祿一議附覽然此今日所必不行畱以
俟之可耳說經之外所論著大抵如此世有孟子或
以之勸齊梁我則終於韞匱而已

答原一公肅兩甥書

老年多暇追憶曩游未登弱冠之年卽與斯文之會
隨厨俊之後塵步楊班之逸躅人推月旦家擅雕龍
此一時也已而山嶽崩頽江湖沸澗酸棗之陳詞慷
慨尙記臧洪睢陽之斷指淋漓最傷南八重泉雖隔
方寸無睽此又一時也已而奴隸鴟張親朋瀾倒或
有聞死灰之語流涕而省韓安覽窮鳥之文撫心而
明趙壹終憑公論得脫危機此又一時也凡此三者

之人騎箕化鶴多不可追哲嗣聞孫往往而在此卽
擔簦戴笠陌路相逢猶且爲之敘殷勤陳夙昔班荆
鄭國之野賁酒黃公之壚而況吾甥欲以郡中之園
爲吾寓舍尋往時之息壤不乏同盟坐今日之皋比
難辭後學使雞黍蔑具乾餼以愆旣乖良友之情彌
失故人之望且吾今居關華每年日用約費百金若
至吳門便須五倍吾甥能爲辦之否乎又或謂廣廈
之歡可以大庇寒士九里之濶亦當施及吾儕而曰
吾爾皆同聲氣同患難之人爾有鼎貴之甥可無挹

注之誼因第覓菟見彈求鴟有如退之詩所云偶然
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祈福人者吾甥復能副之否
乎雖復田文無忌不可論之當今假使元美天如當
必有以處此而如其不然則必以缺望之懷更招多
口之議況山林晚暮已成獨往之蹤城市云爲終是
狗人之學然則吾今日之不來非惟自適亦所以善
爲吾甥地也

與彥和甥書

萬歷以前八股之文可傳於世者不過二三百篇耳

其間卻無一字無來處偶爲門人講吳化事君數一節文中有謬字二字楚辭離騷余固知謬謬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此謬字之所出也史記商君傳干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謬謬武王謬謬以昌殷紂墨墨以亡此謬字之所出也陸機辨亡論左丞相陸凱以謬謬盡規韓文公鄆城聯句九遷彌謬謬則古人已用之矣今欲吾甥集門墻多士十數人委之將先正文字注解一二十篇來以示北方學者除事出四書不注外其五經子史古文句法一一注之如李善之注文選方爲合式此可以救近科杜撰不根之弊也

與施愚山書

理學之傳自是君家弓冶然愚獨以爲理學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古之所謂理學經學也非數十年不能通也故曰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矣今之所謂理學禪學也不取之五經而但資之語錄校諸帖括之文而尤易也又曰論語聖人之語錄也舍聖人之語錄而從事於後儒此之謂不知本矣高明以爲然乎

亭林文集卷三
近來刊落枝葉不作詩文敬拜佳篇未得訓和而音
學五書之刻其功在於注毛詩與周易今但以爲詩
家不朽之書則未矣刊改未定作一書與方臣先印
詩經并廣韻奉送有便人可往取之

答汪荅文書

遠惠手書獎挹過甚殊增悚愧至於憫禮教之廢壞
而望之斟酌今古以成一書返百王之季俗而躋之
三代此仁人君子之用心也然斯事之難朱子嘗欲
爲之而未就矣況又在四五百年之後乎弟少習舉

業多用力於四經而三禮未之考究年過五十乃知
不學禮無以立之旨方欲討論而多慮憂患又迫衰
晚兼以北方難購書籍遂於此經未有所得而所見
有濟陽張君稷若名爾岐者作儀禮鄭注句讀一書
根本先儒立言簡當以其人不求聞達故無當世之
名而其書實似可傳使朱子見之必不僅謝監獄之
稱許也向見五服異同之書已相歎服竊意出處升
沉自有定見如得殫數年之精力以三禮爲經而取
古今之變附於其下爲之論斷以待後王以惠來學

亭林文集卷三
豈非今日之大幸乎弟方纂錄易解程朱各自爲書以正大全之謬而桑榆之年未卜能成與否不敢虛期許之意而仍以望之君子也

答俞右吉書

所論春秋諸家及胡文定作傳之旨極爲正當在漢之時三家之學各自爲師而范甯注穀梁獨不株守一家之說至唐啖趙出而會通三傳獨究遺經至宋孫劉出而培擊古人幾無餘蘊文定因之以痛哭流涕之懷發標新領異之論其去游夏之傳益以遠矣

今陸氏之纂例劉氏之權衡意林並有其意惟尊王發微未見而後儒之辨春秋其散見於志書文集者亦多鈔錄未得會粹成帙若鄙著日知錄春秋一卷且有一二百條如君氏卒禘於太廟用致夫人當從左氏夫人子氏薨當從穀梁仲嬰齊卒當從公羊而三國來媵則愚自爲之說蓋見碩人詩云東宮之妹正義以爲明所生之貴而非敢創前人所未有也因乏寫手一時未得奉寄惟就來書所問二事敬錄以上未知合否祈爲正之

亭林文集卷三
與戴楓仲書

大難初平宜反己自治以爲善後之計昔傳說之告高宗曰惟干戈省厥躬而夫子之繫易也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左傳載夫子之言曰臧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怨也苟能省察此心使克伐怨欲之情不萌於中而順事恕施以至於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則可以入聖人之道矣以向者橫逆之來爲他山之石是張子所謂玉女於成者也至於臧否

人物之論甚足以招尤而損德自顧其人能如許子將方可操汝南之月旦然猶一郡而已未敢及乎天下也不務反己而好評人此今之君子所以終身不可與適道不爲吾友願之也

與李星來書

今春薦剡幾徧詞壇雖龍性之難馴亦魚潛之孔炤乃申屠之跡竟得超然叔夜之書安於不作此則晚年福事關中三友山史辭病不獲而行天生母病涕泣言別中孚至以死自誓而後得免視老夫爲天際

之冥鴻矣此中山水絕佳同志之侶多欲相畱避世
愚謂與漢羌烽火但隔一山彼謂三十年來在在築
堡一縣之境多至于餘人自爲守敵難徧攻此他省
之所無卽天下有變而秦獨完矣未知然否

答李紫瀾書

常歎有名不如無名有位不如無位前讀大教謬相
推許而不知弟此來關右不干當事不立壇宇不招
門徒西方之人或以爲迂或以爲是而同志之李君
中孚遂爲上官逼迫昇至近郊至卧操白刃誓欲自

裁關中諸君有以巨遊故事言之當事得爲謝病放
歸然後國家無殺士之名草澤有容身之地真所謂
威武不屈然而名之爲累一至於斯可以廢然返矣
或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何歟曰君子所求者沒
世之名今人所求者當世之名當世之名沒則已焉
其所求者正君子之所疾也而何俗士之難寤歟城
郭溝池以爲固甲兵以爲防米粟芻茭以爲守三代
以來王者之所不廢自宋太祖懲五季之亂一舉而
盡撤之於是風塵乍起而天下無完邑矣我不能守

賊亦不能據而椎埋攻剽之徒乃盡保於山中於是
四皓之商顏劉阮之天姥凡昔日兵革之所不經高
真之所託跡者無不爲戎藪盜區故避世之難未有
甚於今日推原其故而藝祖韓王有不得辭其咎者
矣讀書論世而不及此豈得爲開拓萬古之心胸者
乎

答會庭聞書

南徐一別二十六年足下高論王霸屈跡泥塗讀嚴
武隗囂之句未嘗不爲之三歎弟白首窮經使天假

之年不過一伏生而已何敢望騏驥之後塵而希千
里之步然以用世之才如君者而猶淪落不偶況涇
鄙如弟率彼曠野死於道塗固其宜也奚足辱君子
勤勤之問乎宣尼有言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
道加行今之人情則異乎是卽有敬叔之車而季孟
之流不問杏壇之字然一生所著之書頗有足以啟
後王而垂來學者日知錄三十卷已行其八而尙未
愜意音學五書四十卷今方付之剞劂其梨棗之工
悉出於先人之所遺故國之餘澤而未嘗取諸人也

亭林文集卷三
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君年未老努力加餐

復陳藹公書

山史西來得接賜札並讀并記一門盡節風教凜然誠彤管之希聞中壘所未記者矣弟久客四方年垂七十形容枯槁志業衰隕方且逃名寂寞之鄉混跡漁樵之侶不敢效百泉二曲爲講學授徒之事亦烏有所謂門牆者乎若乃過汝南而交孟博至高密而訪康成則當世之通人偉士自結髮以來奉爲師友者蓋不乏人而未敢存門戶方隅之見也詩曰風雨

如晦雞鳴不已又曰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是則君子所以持己於末流接人於廣坐者必有不求異而亦不苟同者矣辱承來教實獲我心率此報謝

亭林文集卷之三終

亭林文集卷之四

答李子德書

三代六經之音失其傳也久矣其文之存於世者多
後人所不能通以其不能通而輒以今世之音改之
於是乎有改經之病始自唐明皇改尚書而後人往
往效之然猶曰舊爲某今改爲某則其本文猶在也
至於近日鈔本盛行而凡先秦以下之書率臆徑改
不復言其舊爲某則古人之音亡而文亦亡此尤可
歎者也開元十三年敕曰朕聽政之暇乙夜觀書每

讀尚書洪範至無偏無頗遵王之義三復茲句常有
所疑據其下文竝皆協韻惟頗一字實則不倫又周
易泰卦中无平不陂釋文云陂字亦有頗音陂之與
頗訓詰無別其尚書洪範無偏無頗字宜改爲陂蓋
不知古人之讀義爲我而頗之未嘗誤也易象傳鼎
耳革失其義也覆公餗信如何也禮記表記仁者右
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是義之讀爲我而
其見於他書者遽數之不能終也王應麟曰宣和六
年詔洪範復舊文爲頗然監本猶仍其故而史記宋

世家之述此書則曰毋偏毋頗呂氏春秋之引此書
則曰無偏無頗其本之傳於今者則亦未嘗改也易
漸上九鴻漸於陸其羽可用爲儀范諤昌改陸爲逵
朱子謂以韻讀之良是而不知古人讀儀爲俄不與
逵爲韻也小過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朱子存其
二說謂仍當作弗過遇之而不知古讀離爲羅正與
過爲韻也雜卦傳晉晝也明夷誅也孫奕改誅爲昧
而不知古人讀晝爲注正與誅爲韻也楚辭天問簡
狄在臺馨何宜玄鳥致詒女何嘉後人改嘉爲喜而

不知古人讀宜為牛何反正與嘉為韻也招魂魂兮
 歸來北方不可以止些增冰峨峨飛雪千里些歸來
 歸來不可以久些五臣文選本作不可以久止而不
 知古人讀久為凡正與止為韻也老子朝甚除田甚
 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為盜
 夸楊慎改為盜竽謂本之韓非子而不知古人讀夸
 為刳正與除為韻也淮南子原道訓以天為蓋以地
 為輿四時為馬陰陽為騶乘雲陵霄與造化者俱縱
 志舒節以馳大區後人改騶為御據吳才老韻而不
 補引此作騶而不

知古人讀騶為邾正與輿為韻也史記龜策傳雷電
 將之風雨迎之流水行之侯王有德乃得當之後人
 改迎為送而不知古人讀迎為昂正與將為韻也太
 史公自序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舍
 今漢書司馬遷傳亦正作舍而後人改為合不知古
 人讀舍為恕正與度為韻也柏梁臺詩上林令曰去
 狗逐兔張置罟今本改為罟罟又改為罟罟而不知
 古人讀罟為扶之反正與時為韻也楊雄後將軍趙
 充國頌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赳赳桓桓亦紹厥後五

臣文選本改後爲緒而不知古人讀後爲戶正與武
爲韻也繁欽定情詩何以結相於金薄畫搔頭後人
改於爲投而不知古人讀頭爲徒正與於爲韻也陸
雲答兄平原詩巍巍先基重規累構赫赫重光遐風
激驚今本改驚爲鷺而不知古人讀構爲故正與鷺
爲韻也齊武帝佑客樂昔經樊鄧役阻潮梅根治淡
懷悵往事意滿辭不敘今本改治爲渚不知宋書百
官志江南有梅根及治塘二治而古人讀治爲墅正
與敘爲韻也隋書載梁沈約歌赤帝辭齊醜在堂笙

鏞在下匪惟七百無絕終古今本改古爲始不知長
無絕兮終古乃九歌之辭而古人讀下爲戶正與古
爲韻也詩曰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髡彼兩髦實惟我
儀之死矢靡他則古人讀儀爲俄之證也易離九三
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則古人讀離爲
羅之證也張衡西京賦徼道外周干廬內附衛尉八
屯巡夜警晝則古人讀晝爲注之證也詩曰君子偕
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
淑云如之何則古人讀宜爲牛何反之證也又曰何

其久也必有以也又曰吉甫燕喜旣多受祉來歸自
鎬我行永久則古人讀久爲几之證也左思吳都賦
橫塘查下邑屋隆夸長干延屬飛甍舛互則古人讀
夸爲剗之證也漢書敘傳舞陽鼓刀滕公廐騶頰陰
商販曲周庸夫攀龍附鳳竝乘天衢則古人讀騶爲
邾之證也莊子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
傷又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則古人讀迎爲昂之證
也曲禮將適舍求無固離騷余固知蹇蹇之爲患兮
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爲正兮夫惟靈修之故也
則古人讀舍爲恕之證也秦始皇東觀刻石文常職
旣定後嗣循業長承聖治羣臣嘉德祇誦聖烈請刻
之朶則古人讀朶爲扶之反之證也詩曰予曰有疏
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走予曰有禦侮則古人讀
後爲戶之證也史記龜策傳今寡人夢見一丈夫延
頸而長頭衣玄繡之衣而乘輜車則古人讀頭爲徒
之證也荀子肉腐出蟲魚枯生蠹怠慢忘身禍災乃
作彊自取柱柔自取東邪穢在身怨之所構作束竝
去聲則古人讀構爲故之證也馬融廣成頌然後緩

節舒容裴徊安步降集波灤川衡澤虜矢魚陳罟茲
飛宿沙田開古冶翬終葵揚關斧刊重冰撥蟄戶測
潛鱗踵介旅則古人讀洽爲墅之證也詩曰於以奠
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則古人讀下爲尸
之證也凡若此者遽數之不能終也其爲古人之本
音而非叶韻則陳第已辨之矣若夫近日之鋟本又
有甚焉阮瑀七哀詩冥冥九泉室漫漫長夜臺身盡
氣力索精魂靡所能今本改能爲迴不知廣韻十六
哈部元有能字姚寬證之以後漢書黃琬傳欲得不

能光祿茂才以爲不必是鼈矣張說隴右節度大使
郭知運神道碑銘河曲迴兵臨洮舊防手握金節魂
沈玉帳千里送喪三軍悽愴唐文粹本改防爲址以

叶上文喜社諸字不知廣韻四十一樣部元有防字

而峻咀脞塢長城幣險吞若巨防已見於左思之蜀

都賦矣

盧照鄰奉使益州詩峻咀塢長城高標吞

白日夕山中有懷詩久卧名山雲遂爲名山客山溪

雲更好賞弄終日夕月銜樓間峰泉漱階下石素心

自此得真趣非外借今本改借爲惜

杜甫鄭典設自施州歸詩同

不知廣韻二十二昔部元有借字而傷美物之遂化
怨浮齡之如借已見於謝靈運之山居賦矣凡若此
者亦遠數之不能終也其詳並見唐韻正本字下嗟夫學者讀聖
人之經與古人之作而不能通其音不知今人之音
不同乎古也而改古人之文以就之可不謂之大惑
乎昔者漢西平四年議郎蔡邕奏求正定五經文字
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後儒晚學
咸取正焉魏正始中又立古文篆隸三字石經自是
以來古文之經不絕於代傳寫之不同於古者猶有

所疑而考焉天寶初詔集賢學士衛包改爲今文而
古文之傳遂泯此經之一變也漢人之於經如先後
鄭之釋三禮或改其音而未嘗變其字子貢問樂一
章錯簡明白而仍其本文不敢移也注之於下而已
所以然者述古而不自專古人之師傳固若是也及
朱子之正大學繫辭徑以其所自定者爲本文而以
錯簡之說注於其下已大破拘攣之習後人效之周
禮五官互相更易彼此紛紜召南小雅且欲移其篇
第此經之又一變也聞之先人自嘉靖以前書之鈔

本雖不精工而其所不能通之處注之曰疑今之錄本加精而疑者不復注且徑改之矣以甚精之刻而行其徑改之文無怪乎舊本之日微而新說之愈繁也故愚以爲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諸子百家之書亦莫不然不揣寡昧僭爲唐韻正一書而於詩易二經各爲之音曰詩本音曰易音以其經也故列於唐韻正之前而學者讀之則必先唐韻正而次及詩易二書明乎其所以變而後三百五篇與卦爻象象之文可讀也其書之條理最爲精密竊

計後之人必有患其不便於尋討而更竄併入之者而不得不豫爲之說以告也夫子有言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今之廣韻固宋時人所謂菟園之冊家傳而戶習者也自劉淵韻行而此書幾於不存今使學者睹是書而曰自齊梁以來周顒沈約諸人相傳之韻固如是也則俗韻不攻而自絀所謂一變而至魯也又從是而進之五經三代之書而知秦漢以下至於齊梁歷代遷流之失而三百五篇之詩可弦而歌之矣所謂一變而至道也故吾之書一循廣

韻之次第而不敢輒更亦猶古人之意且使下學者易得其門而入非託之足下其誰傳之今鈔一帙附往而考古之後日知所無不能無所增益則此之書猶未得爲完本也

答子德書

老弟雖上令伯之章以我度之未必見聽昔朱子謂陸放翁能太高跡太近恐爲有力者所牽挽不得全其志節正老弟今日之謂矣但與時消息自今以往別有機權公事之餘尤望學易吾弟行年四十九矣何必待之明歲哉更希餘光下被俾暮年迂叟得自遂於天空海闊之間尤爲知己之愛也

答子德書

接讀來詩彌增愧側名言在茲不啻口出古人有之然使足下蒙朋黨之譏而老夫受虛名之禍未必不由於此也韓伯休不欲女子知名足下乃欲播吾名於士大夫其去昔賢之見何其遠乎人相忘於道術魚相忘於江湖若每作一詩輒相推重是昔人標榜之習而大雅君子所弗爲也願老弟自今以往不復

掛朽人於筆舌之間則所以全之者大矣

與潘次耕書

著述之家最不利乎以未定之書傳之於人昔伊川先生不出易傳謂是身後之書卽如近日力臣札來五書改正約有一二百處詩所父靡所底止小旻伊于胡底誤作底注云十一齋而不知其爲五旨也五經無底字皆是底字惟左傳襄二十九年處而不底昭元年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乃音丁禮反耳今說文本底字有下一畫誤也字當從氏詩周道

如砥孟子引之作底以砥底音同而古亦可通也今本誤爲底字童而習之并詩之砥字亦讀爲邸矣商頌烈祖詩上云以假以享下云來假來饗石經上作享下作饗歐陽氏曰上云以享者謂諸侯皆來助享於神也下云來饗者謂神來至而歆饗也享饗二義不同享者下享上也書曰享多儀是也饗者上饗下也傳曰王饗醴是也故周頌我將我享作享旣右饗之作饗魯頌享以騂犧作享是饗是宜作饗今詩經本周商二頌上下皆作享非矣舉此二端則此書雖

刻成而未可刷印恐有舛漏以貽後人之議馬文淵
有言良工不示人以璞今世之人速於成書躁於求
名斯道也將亡矣前介眉札來索此原一亦索此書
并欲鈔日知錄我報以詩易二書今夏可印其全書
再待一年日知錄再待十年如不及年此年字如趙孟不復年之
年則以臨終絕筆為定彼時自有受之者而非可豫
期也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此之謂也

答次耕書

來書北山南史一聯語簡情至讀而悲之既已不可

諫矣處此之時惟退惟拙可以免患吾行年已邁閱
世頗深謹以此二字為贈子德書來云頃聞將特聘
先生外有兩人此語未審虛實君子之道或出或處
鄙人情事與他人不同先妣以三吳奇節蒙恩旌表
一聞國難不食而終臨沒了甯有無仕異朝之訓辛
亥之夏孝感特柬相招欲吾佐之修史我答以果有
此命非死則逃原一在坐與聞都人士亦頗有傳之
者耿耿此心終始不變幸以此語白之知交前札中
勸我無入都門及定卜華下甚感此意迴環中腑何

日忘之

與次耕書

於天空海闊之中一旦爲畜樊之雉才華累之也雖然無變而度無易而慮古人於遠別之時而依風巢枝勤勤致意願子之勿忘也自今以往當思中材而涉末流之戒處鈍守拙孝標策事無侈博聞明遠爲文常多累句務令聲名漸減物緣漸疎庶幾免於今之世矣若夫不登權門不涉利路是又不待老夫之灌灌也

與次耕書

大家續孟堅之作頗有同心巨源告延祖之言實爲邪說展讀來札爲之愴然吾昔年所蓄史事之書竝爲令兄取去令兄亡後書旣無存吾亦不談此事久客北方後生晚輩益無曉習前朝之掌故者令兄之亡十七年矣以六十有七之人而十七年不談舊事十七年不見舊書衰耄遺忘少年所聞十不記其一二又當年牛李洛蜀之事殊難置喙退而修經典之業假年學易庶無大過不敢以草野之人追論朝廷

之政也然亦有一得之愚欲告諸良友者自庚申至
戊辰邸報皆曾寓目與後來刻本記載之書殊不相
同今之修史者大段當以邸報爲主兩造異同之論
一切存之無輕刪抹而微其論斷之辭以待後人之
自定斯得之矣割補兩朝從信錄尙在吾弟處看完
仍付來此不過邸報之二三也

與李中孚書

衰疾漸侵行須扶杖南歸尙未可期久居秦晉日用
不過君平百錢皆取辦囊橐未嘗求人過江而南費
須五倍舟車所歷來往六千求人則喪己不求則不
達以此徘徊未果華令遲君謀爲朱子祠堂卜於雲
臺觀之右捐俸百金弟亦以四十金佐之七月四日
買地十日開土中秋後卽百堵皆作然堂廬門垣備
制而已不欲再起書院惟祠中用主像遵足下前論
主題曰太師徽國文公朱子神位像合用林下冠服
敢祈足下考訂明確示之太夫人祠已建立否委作
記文豈敢固辭以自外於知己顧念先妣以貞孝受
旌頌使舍姪於墓旁建一小祠尙未得立日夜痛心

亭林文集卷四
若使不立母祠而爲足下之母作祠文是爲不敬其親而敬他人矣足下亦何取其人乎貴地高人逸士甚不乏人似不須弟若謂非弟不可則時乎有待必鄙願已就方可泚筆耳

與李中孚書

先生已知齧屋之爲危地而必爲是行脫一旦有意外之警居則不安避則無地有焚巢喪牛之凶而無需沙出穴之利先生將若之何至云置死生於度外鄙意未以爲然天下之事有殺身以成仁者有可以死可以無死而死之不足以成我仁者子曰吾未見蹈仁而死者也聖人何以能不蹈仁而死時止則止時行則行而不膠於一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於是有受免死之周食嗟來之謝而古人不以爲非也使必斤斤焉避其小嫌全其小節他日事變之來不能盡如吾料苟執一不移則爲荀息之忠尾生之信不然或至并其斤斤者而失之非所望於通人矣承惓惓相愛之切故復爲此忠告別有札與憲尼囑其懇爾先生也

亭林文集卷四
答王山史書

仲復之言自是尋常之見雖然何辱之有小星江祀
聖人列之召南而紀叔姬筆於春秋矣或謂古人賸
者皆姪娣與今人不同誠然然記曰父母有婢子甚
愛之雖父母沒沒身敬之不衰夫愛且然而況五十
餘年之節行乎使鄉黨之人謂諸母之爲尊公媵者
其位也其取重於後人而爲之受弔者其德也易曰
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諸母當之矣君子以廣大之
心而裁物制事當不盡以仲復之言爲然將葬當以

一牲告於尊公先生而請啟土及墓自西上不敢當
中道旣窆再告而後反其反也虞於別室設座不立
主期而焚之先祖有二妾炎武所逮事其亡也葬之
域外此固江南士大夫家之成例而亦周官冢人或
前或後之遺法也今諸母之喪爲位受弔加於常儀
以報其五十餘年之苦節足矣若遂欲耐之同穴進
列於左右之次竊以爲非宜追惟生時實命不同莫
敢當夕之情與夫今日葬之以禮沒身敬之不衰之
義固不待宋仲幾魯宗人釁夏之對也謹復

亭林文集卷四
與王山史書

朱子祠堂之舉適有機緣今同令弟及諸君相視形勢定於觀北三泉之右擇平敞之地二水合流之所建立一堡止用地四五畝繚以周垣引泉環之并通疏堂下前爲石坊列植松柏內住居民三四家守之雖所費不訾但有百金卽便興工不患無助春仲弟自來視工望作一家報凡擇地委人一切託之令弟允塞仍移書報弟速爲措辦可也

與王仲復書

華陰王君無異有諸母張氏年二十六其君與小君相繼歿無異以兄子爲後方四齡張氏獨守節以事太君二十五年太君亡又三十餘年年八十一及見無異之曾孫而終無異感其節將爲之發喪受弔而疑所服僕以免服告之讀來教與無異書未之許也竊惟禮經之言免者不一而詳其制有二焉其重也自斬至總皆有免其輕也五世之親爲之袒免夫五服之制有冠有衰免則無冠也鄭氏曰以布廣一寸自項中而前交於額上卻繞紒如著幘頭矣是故有

免而衰者有免而袒者在五服之內則免而衰五服之外則免而袒袒者非肉袒也無衰故謂之袒也傳言晉惠公獲於秦穆姬使以兔服衰經逆是免而衰者矣史言漢高爲義帝發喪袒而大哭兵皆縞素是無衰而袒者矣今張氏之卒無異將爲之表其節而報其恩其可以無服乎哉童汪踦幼而勿殤縣賞父卑而有誅國固有之家亦宜然請爲之免而布素旣葬而除敢以質之君子若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則吾豈敢

復張又南書

華下有晦翁舊事歷五百餘年始得山史爲之表章又十二年而炎武重遊至此及今不叛更待何人今移買山之資先作建祠之舉若改歲之初旌騶至止當於華下奉迎白石清泉共談中懷慰二載之闊悰訂千秋之大業幸甚幸甚至鄙人僑居之計且爲後圖而其在此亦非敢擁子厚之舉比坐季長之絳帳倘迤聽不察以爲自立壇坫欲以奔走天下之人則東林覆轍目所親見有斷斷不爲者耳

亭林文集卷四
與三姪書

新正已移至華下祠堂書院之事雖皆秦人爲之然
吾亦須自買堡中書室一所水田四五十畝爲饗飧
之計秦人慕經學重處士持清議實與他省不同黃
精松花山中所產沙苑蒺藜止隔一水終日服餌便
可不肉不茗然華陰緇鞞關河之口雖足不出戶而
能見天下之人聞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險不
過十里之遙若志在四方則一出關門亦有建瓴之
便今年三月乘道塗之無虞及筋力之未倦出嶠函

觀伊雒歷嵩少亦有一二好學之士聞風願交但申
土飢荒不能久留遂旋車而西矣彼中經營方始固
不能久留於外也

與李霖瞻書

猶子衍生前歲曾蒙青盼今已隨其師至關中稍知
禮法不好嬉戲竟立以爲子而崑山從弟子嚴連得
二孫又令荆妻抱其一以爲殤兒之後桑榆未景或
可回三舍之戈此間風俗大勝東方雖未卜居亦有
安土之懷矣

亭林文集卷四
與王虹友書

流寓關華已及二載幸得棲遲泉石不與弓旌而此
中一二紳章頗知重道管幼安之客公孫惟說六經
之旨樂正裘之友獻子初無百乘之家若使戎馬不
生弦歌無輟卽此可爲優遊卒歲之地矣惟是筋力
衰隕山川緬邈獲麟西野粗成撥亂之書化鶴東州
未卜歸來之日言念邦族憬然如何

與周籀書書

昔年過訪尊公於江村寓舍中其時以去國孤蹤相
逢話舊遇聲于於鄭郊久諸家世和漸離於燕市竊
附風流電散蓬飄忽焉二紀東西南北音信闕如爲
天涯獨往之人類日暮倒行之客乃者發函伸紙如
見故人問道論文益微同志信後生之可畏知斯道
之不亡至於鄙俗學而求六經舍春華而食秋實則
爲山覆簣當加進往之功祭海先河尤務本原之學
老夫耄矣何足咨詢而況二十年前已悔久焚之作
乎重違來旨輒布區區

與人書一

人之爲學不日進則日退獨學無友則孤陋而難成
久處一方則習染而不自覺不幸而在窮僻之域無
車馬之資猶當博學審問古人與稽以求其是非之
所在庶幾可得十之五六若既不出戶又不讀書則
是面墻之士雖子羔原憲之賢終無濟於天下子曰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夫
以孔子之聖猶須好學今人可不勉乎

與人書二

聖人所聞所見無非易也若曰埽除聞見并心學易
是易在聞見之外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所
以告人行事所謂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者也若
夫墮枝體黜聰明此莊周列禦寇之說易無是也

與人書三

孔子之刪述六經卽伊尹太公救民於水火之心而
今之注蟲魚命草木者皆不足以語此也故曰載之
空言不如見諸行事夫春秋之作言焉而已而謂之
行事者天下後世用以治人之書將欲謂之空言而
不可也愚不揣有見於此故凡文之不關於六經之

指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爲而既以明道救人則於當今之所通患而未嘗專指其人者亦遂不敢以辟也

與人書四

詩三百篇卽古人之韻譜經之與韻本無二也病在後之學者執韻而論經其不能通則改經而就韻夫道若大路然安用此多歧乎休文之四聲神珙之翻切三代之所未有也顏師古章懷太子始有叶韻之說而漢以前亦未之有也乃援今而議古焉得不圓鑿而方柄乎且經學自有源流自漢而六朝而唐而

宋必一一考究而後及於近儒之所著然後可以知其異同離合之指如論字者必本於說文未有據隸楷而論古文者也已僭成一書今先刻音論附往

與人書五

君子將立言以垂於後則其與平時之接物者不同孔子之於陽貨蓋以大夫之禮待之而其作春秋則書曰盜又嘗過楚見昭王當其問答自必稱之爲王而作春秋則書楚子軫卒黜其王削其葬其從眾而稱之也不以爲阿其特書而黜之也不以爲亢此孔

子所以爲聖之時也孟子曰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今子欲以一日之周旋而施諸久遠之文字無乃不知春秋之義乎

與人書六

生平所見之友以窮以老而遂至於衰頹者十居七八赤豹君子也久居江東得無有隕穫之歎乎昔在澤州得拙詩淡有所感復書曰老則息矣能無倦哉此言非也夫子歸與歸與未嘗一日忘天下也故君子之學死而後已

與人書七

每接談論不無感觸夜來夢作一書與執事曰過蒲而稱子路之平陸而責距心嗟乎夢中之心覺時之心也匹夫之心天下人之心也今將暫別貴地民生利病望悉以見教人雖微言雖輕或藉之而重

與人書八

引古籌今亦吾儒經世之用然此等故事不欲令在位之人知之今日之事興一利便是添一害如欲行沁水之轉般則河南必擾開膠萊之運道則山東必

亂矣

與人書九

日擊世趨方知治亂之關必在人心風俗而所以轉移人心整頓風俗則教化紀綱爲不可闕矣百年必世養之而不足一朝一夕敗之而有餘

與人書十

嘗謂今人纂輯之書正如今人之鑄錢古人采銅於山今人則買舊錢名之曰廢銅以充鑄而已所鑄之錢既已麤惡而又將古人傳世之寶舂剉碎散不存

於後豈不兩失之乎承問日知錄又成幾卷蓋期之以廢銅而某白別來一載早夜誦讀反復尋究僅得十餘條然庶幾采山之銅也

與人書十一

頃過里第見家道小康諸郎成立甚慰然自此少遊之計多而伏波之志滅矣況局守一城無豪傑之士可與共論如此則志不能帥氣而衰鈍隨之敢以一二得之愚獻諸執事某雖學問淺陋而胸中磊磊絕無闞然媚世之習貴郡之人見之得無適然驚也

與人書十二

吾輩學術世人多所不達一二稍知文字者則又自媿其不如不達則疑不如則忌以故平日所作不甚傳之人間然老矣終當刪定一本擇友人中可與者付之爾

與人書十二

讀來論爲之感歎自北平南昌二變以後一代規模於宗子維城四字竟不復講至崇禎之時人心已去雖使親王典兵其能者不過如漢之陳王寵下者則

唐之覃王嗣周之王戒丕而已積輕之勢固不能有所樹立而變故萌生難可意料誰肯獨創非常建房琯之策者哉雖然苻堅不過氏酋僞主而其疏屬尙有苻登誠得此論而用之未必無一二才傑之士自茲而奮發也

與人書十四

每接高談無非方人之論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執事之意其在於斯乎然而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

暇是則聖門之所孳孳以求者不徒在於知人也論語二十篇惟公治長一篇多論古今人物而終之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是則論人物者所以爲內自訟之地而非好學之深則不能見己之過雖欲改不善以遷於善而其道無從也記此二章於末其用意當亦有在願與執事詳之

與人書十五

古之疑衆者行偽而堅今之疑衆者行偽而脆其於

利害得失之際且不能自持其是而何以致人之信乎故今日好名之人皆不足患直以凡人視之可爾

與人書十六

初爲此詩不過具賓主一夕之談爾後之作者遞相祖襲無乃失壽陵之本步乎海內不乏能言之士區區何足相師惟自出己意乃敢許爲知音者耳

與人書十七

君詩之病在於有杜君文之病在於有韓歐有此蹊徑於胸中便終身不脫依傍二字斷不能登峰造極

亭林文集卷四
與人書十八

宋史言劉忠肅每戒子弟曰士當以器識爲先一命爲文人無足觀矣僕自一讀此言便絕應酬文字所以養其器識而不墮於文人也懸牌在室以拒來請人所共見足下尙不知邪抑將謂隨俗爲之而無傷於器識邪中序爲其先妣求傳再三終已辭之蓋止爲一人一家之事而無關於經術政理之大則不作也韓文公文起八代之衰若但作原道原毀爭臣論平淮西碑張中丞傳後序諸篇而一切銘狀概爲謝

絕則誠近代之泰山北斗矣今猶未敢許也此非僕之言當日劉文已譏之

與人書十九

彈琵琶侑酒此倡女之所爲其職則然也苟欲請良家女子出而爲之則艷然而怒矣何以異於是

與人書二十

某君欲自刻其文集以求名於世此如人之失足而墜井也若更爲之序豈不猶之下石乎惟其未墜之時猶可及止之而不聽彼且以入井爲安宅也吾

已矣夫

與人書二十一

鄭康成以七十有四之年爲袁本初強之到元城卒於軍中而曹孟德遂有鄭康成行酒伏地氣絕之語以爲本初罪狀後之爲處士者幸無若本初士者幸無若本初

與人書二十二

井叔於崇福宮故址建祠築垣以祀宋提舉崇福宮十有四公可謂合禮

韓公維呂公誨司馬公光程公頭顯劉公安世范公純仁楊公

時李公綱李公邠朱公熹倪公思王公居安崔公典之

今介石復建一堂於此

祠之前而遷二程朱子之位於中奉之以爲一院之主其尊師重學之意非不甚至但其中若韓公呂公司馬公劉公皆與二程同時而官品多在二程之上以朱子視之則皆前輩也楊龜山先生又朱子師之師也同一祠秩非有所分別也而儼然獨處於前堂使諸公竝世而生必不安於其位也夫鬼神之情人之情也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竊謂宜仍井叔之舊而別建一祠以奉程朱庶乎得之

與人書二十三

能文不爲文人能講不爲講師吾見近日之爲文人爲講師者其意皆欲以文名以講名者也子不云乎是聞也非達也默而識之愚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與人書二十四

頃者東方友人書來謂弟盍亦聽人一薦薦而不出其名愈高嗟乎此所謂釣名者也今夫婦人之失所天也從一而終之死靡慝其心豈欲見知於人哉然而義桓之里稱於國人懷清之臺表於天子何爲其莫之知也若曰必待人之強委禽焉而力拒之然後可以明節則吾未之聞矣

與人書二十五

君子之爲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詩文而已所謂雕蟲篆刻亦何益哉某自五十以後篤志經史其於音學深有所得今爲五書以續三百篇以來久絕之傳而別著日知錄上篇經術中篇治道下篇博聞其三十餘卷有王者起將以見諸行事以躋斯世於治古之隆而未敢爲今人道也向時所傳刻本乃其

緒餘耳

亭林文集卷之四終

